



詩傳大全

八之十

彤弓 白華 鹿鳴

小雅

豳

國風



2118  
4





口仁12  
2118

詩傳大全卷之八

豳一之十五

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

際棄為后稷而封於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

不窳通入失其官守而自窳於戎狄之間孔氏曰

為不窳當不窳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

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

焉十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

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

年幼不能蒞阼鄭氏曰蒞視也周公旦以冢



原宿文庫



宰攝政安成劉氏曰成王諒陰周公曰攝其政此謂不能雅作而用公攝政則通免喪以後

也而言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

之幽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為周公而作

之詩以附焉元城劉氏曰各之為幽實周公詩耳無所可條故因附之幽也○新安胡氏曰詩乃周

家之詩幽特夏之列國耳蓋七月惟言幽民之風俗故得蒙變風之志○廬陵彭氏曰七月公劉皆

言民事其為詩一也然七月之詩微而及於昆蟲章木衣服飲食之末較之公劉莫非與王氣象其

體固不同也○安成劉氏曰七月而後附以鷓鴣九畝狼跋者衆人為周公而作之詩也

幽在今邠

州三水縣邠在今京兆府武功縣邠州即今邠州

安府延



七月流火叶虎反九月授衣叶上聲一之日音歲發叶方反二之日

栗烈叶力反無衣無褐音局叶何以卒歲或曰歲烈褐皆如字而歲讀如

雪三之日叶羊反于耜叶反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叶贊反饋音餼音

彼南畝彼叶滿反田畯音至喜

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放此

安成劉氏曰凡詩中月數皆以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

寅月起數不特此詩為然也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

以六月之昏

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安成劉氏曰堯典云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蓋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及周公攝政時凡一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

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於地之未位然此詩上述邠



俗乃當夏商之時而言七月流九月霜降始寒而蟄蟄績

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

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變月言日言是

月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放此張子曰言月又言日蓋周

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為一代之正

朔也膚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臨川王氏曰風而寒尚

至為福毛布也夷狄作褐皆織毛為之歲夏正之歲也

于往也耜田器也廬陵羅氏曰耜耒下耜也廣五寸耒

之木為耜耒木為耜亦以金為之周禮注古者耜一金兩

于耜言往修田器也舉趾舉足而耕也我家長自我

也饁餉田也田畷田大夫勸農之官也○周公以成王

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瞍

朝夕諷誦以教之廬陵羅氏曰謂闡讀之不依琴瑟而

國成王幼冲周公作詩使瞽瞍歌之庶幾王此章首言

七月暑退將寒程子曰歲過中而將暮矣當有卒歲之

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往

修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

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畷至而喜之

也廬陵歐陽氏曰田大夫見其勤農樂業而喜○慶源

也輔氏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見其慮事之豫三之日

也廬陵歐陽氏曰田大夫見其勤農樂業而喜○慶源



于其家人之心舉趾見其趨事之速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見其家人之心舉趾見其趨事之速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劉氏曰治田早者二月而即舉趾也用力齊者少壯則  
在田家長婦子則致餉也勸農之道無非欲其不後於  
時不懈於力邠人乃不待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  
勸而能然田峻所以喜也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  
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亦章至八章終後段  
之意藍田呂氏曰七月流火則憂卒歲之無衣三之日  
冬寒而始索衣然所以成衣者則不始於冬而始於七  
月之暑退秋成而始得食然所以足食者則不始於秋  
而始於二月之舉趾故此章前段以七月言衣揭之所  
始二章至五章既終其意而復言穹窒墜戶之事後段  
以三之日言耕食之始六章至八章既終其意而并言  
蔬果祭享之事又皆所以廣此章衣食之意也○豐城  
朱氏曰七月之詩以衣食為急而衣食所資以豫備為  
貴必以七月為首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於是而豫  
為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為治田  
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為首也大寒之候在於丑

月而圖之於建中之時收成之候在於酉月而慮之於  
建寅之日其為豫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  
索食則其為計亦晚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叶古女執懿

筐篚彼微行叶戶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叶巨祁祁叶之女

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懿深義也遵循也

微行小徑也柔桑穉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孔氏曰人在陽則舒

在陰則慘遇春暄則四體舒泰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故以遲遲言之也繁白蒿也所以

生蠶今人猶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音

之也祁祁衆多也或曰徐也公子豳公之子也○再言



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遂言春日始

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深筐以求釋桑臨川王氏

者則采蠶者衆而此治蠶之女感時而傷悲毛氏曰春

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

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也慶源輔氏曰周公作此

織至悉至於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體之至此則其

體其民如此則當時之民拜病疾痛周又豈有不體

之者乎所謂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而聖人之心能

合天下為一體通古今為一息者周公之謂矣張子

曰此言重昏嫁本人情安成劉氏曰同歸者同親迎

之公子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後章

凡言公子者故此張子曰我朱孔陽則已欲為公子裳

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安成劉氏曰後章言

為公子裳為公子裳者固皆可見其俗之厚而有忠愛

為離親之悲亦無非忠愛其上之心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官葦鬼蠶月條桑取彼斧

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賦也萑葦即簾葭也蠶月治蠶之月臨川王氏曰蠶長

條取大桑復猗彼女桑大約當在建辰之月蠶盛之時

蓋已具於蠶月之間矣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斧隋

詩經卷之八



駝安 二音 登 斫 方 登 釋文曰 隋孔形狹而長 登 斫 孔也 遠

揚遠枝揚起者也 孔氏曰 長條揚起 手所不 取葉存條

曰猗女桑小桑也 孔氏曰 女桑 桑也 小桑 不可條取 故

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耳 眉山 蘇氏曰 猗 長也 葉 賜

伯勞也 孔氏曰 夏至 來冬至 去應陰氣之動 其聲 鳴 賜

月則鳴之極 朱子曰 賜以七月鳴 則陰氣至而 來 績

緝也玄黑而有赤之色朱赤色 廬陵 羅氏曰 深 纁 陽 明

也○言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其成

矣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用故於八月荏葦既成之際

而收蓄之將以為曲薄 孔氏曰 月令云 季春 具曲 植 荏 葦

之為至來歲治蠶之月則來桑以供蠶食而大小畢取見

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於鳴鵙之後麻熟而可

績之時則績其麻以為布 臨川 王氏曰 蠶 生於 陽 氣 之

陰氣之應時 故以鵙為候 而凡此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

而其朱者尤為鮮明皆以供上而為公子之裳言勞於

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

之下以是報之也 程子曰 為 公 子 裘 獻 斫 于 公 皆 此 義

成劉氏曰 至誠慘怛之情 一施 以上二章專言蠶績之

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 安成 劉氏曰 二章 三章 雖

其意則益深遠 蓋二章之終 其意者 推言 暑 退 將 寒 而 授衣其衣之成實始於春月之蠶桑此章又推言暑退



之後是歲蠶桑之功既成而來歲蠶桑之備方始以至  
預言八月載績又皆預恐來歲之無衣焉其慮之遠而  
備之悉者如此

○四月秀麥反於五月鳴蜩反於八月其穫反於十月隕

于反於穧音一之日于貉反於取彼狐狸反於為公子裘反於

之二之日其同載績反於武功言私其緘反於獻豸反於

于公

賦也不榮而實曰秀爾雅釋華曰未謂藥草名盧陵

氏云今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華則向云藥味善謂之若

妻本草云遠志又有棘籠籠細華三月四月陽氣極

於上而微陰已受胎周轉之蟬也臨川王氏曰陽生則

於下萎感之而早秀蚘蝻也言日陰生則言月然

四月正陽秀麥言月何也秀麥以言陰也四月陰生者

氣之先至也麥感陰氣而先秀蜩感陰氣而先鳴○

初鳴蜩者歲秋之漸獲禾之早者可獲也隕墜穧落也

謂草木隕落也貉狐狸也于貉猶言于報謂往取狐狸

也同竭作以狩也孔氏曰獨說冬獵績習而繼之也孔

曰繼績武事乎常一歲豕豸三歲豕○言自四月純

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鄭

曰秀麥也鳴蜩也獲禾也隕穧也四者雖蠶桑之功無

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狸之皮以

為公子之裘也三山李氏曰采桑采繫則其勢於蠶事

於桑玄黃之色為公子裘取狐狸之皮為公子裘凡所

以輔蠶事者無不致力也○西山真氏曰上言績薄於

秋求桑於春躬蠶織之勞以為衣者無所不獸之小者

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為裘又有以相之

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為裘又有以相之

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為裘又有以相之



私之以為已有而大者則獻之於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安成劉氏終無衣之意固不至誠慘但忠愛其上之情而此章終無褐之意一則曰為公子裘二則曰獻豸于公亦如上章之意焉是則下之憂夫無衣無褐而欲為之備者皆汲汲邪公家人之身而不敢以己之溫暖為先非邪公使之以施之安能使之若是哉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和雞振羽七月在野與反

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後五反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叶後三反

穹窒熏鼠塞向瑾戶叶後三反嗟我婦子叶後三反

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叶後三反

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新安胡氏曰集

傳本伊川說而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陸氏曰斯螽股以玳瑁五月中兩股相切作聲

重其翅正赤六月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華宇簷下

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久鄭氏曰自在野至入穹空孔隙

也窒塞也向北出牖也瑾塗也庶人篳戶冬則塗之三

李氏曰月令云孟冬之月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則以十月為塞向瑾戶之候○孔氏曰

其通風故泥之也東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

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朱子曰周歷夏

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

有私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也○安成劉氏曰歲

字之義有以天時一周而終於季冬首章所謂二之口

天時一周必始於孟春而終於季冬首章所謂二之口



何以卒歲是也正朔所紀則子丑寅之迭建與此十月而謂改歲者是也夫夏書有怠棄三正之語則自夏以前已有子丑之正是三正通于民俗其來既遠故邠公剗國偏方亦有十月改歲之俗及至周有天下又因以爲一代之正朔正如公劉徹田爲言觀蟋蟀之依久

則知寒之將至矣三山李氏曰自純陽而一陰積而物始而在野既而在宇在戶皆自外而內自遠而之近既入于牀下則近人而寒至矣○龜山楊氏曰堯命義和以昏中之星正四時鳥獸毛希革之類爲之應七月所陳以倉庚鳴鵙爲蟄蟄之候以秀蓂隕彗其獲爲取皮之候皆以此意也

於是室中空隙者塞之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墜戶以禦寒氣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之愛也前漢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塗冬則畢入於邑曰同我婦子饁彼

南畝又曰嗟我婦子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也○安成劉氏曰老者之愛其家人如此亦所謂上以是施之者也

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安成劉氏曰此章以終首章前段意也已上三章皆言所以爲公上禦寒之計此章然後自言禦寒可見其君臣之義尊卑之序矣○豐城朱氏曰由動股而至入我牀下所以感時物之屢變由穹室而至於墜戶入室所以盡人事之當爲於改歲入室則老幼貴賤同之所以廣其愛也

○六月食鬱及薺於六七月亨葵及菽普庚八月刷普

反棗走叶音十月穫稻苟叶徒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叶殖七月

食瓜瓜叶音八月斷壺九月叔苴七餘采荼薪樗音救書食

詞音我農夫

賦也鬱音鬱棣屬音鬱薺音鬱葵也孔氏曰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而正赤食之



甜本草云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與棗相類莫李二  
者相類同時熟○本草注曰葡萄即蓀葵生隴西五原  
山葵菜名山陰陸氏曰葵有紫白二種葵心隨日光所  
谷葵菜名轉輒低覆其根○爾雅曰莖大葉小花紫黃  
色可菽豆也葉謂之菴豆剥擊也獲稻以釀酒也本草  
注曰

介助也介眉壽者頌禱之詞也臨川王  
氏曰養  
氣體以助之也○孔氏曰壺瓠也為壺嫩者可供茹  
眉壽者年老有毫眉秀上

食瓜斷絕之義壺亦去圃為場之漸也叔拾也苴麻子  
也子孔氏曰拾取麻  
也茶苦菜也樗惡木也孔氏曰樗唯堪  
為薪故曰惡木  
○本草注曰樗木類梅江東呼為鬼目葉脫處有痕如  
眼目故得名其木最無用莊子所謂大本不中繩墨小  
枝不中規  
鉅者也

終首章後段之意三山李氏曰于邦舉趾則其勤於田  
事可謂至矣獲稻納禾則田事之畢

至於食鬱及蕡亨葵及菺開冰繁韭明而此章果酒嘉

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茶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

儉之節然也程子曰食鬱以下皆為老者之具食瓜以  
下皆為壯者之食○永嘉陳氏曰取糶以

為私取糶以獻公上下之分著矣以美者養老惡者自  
養長幼之義明矣○安成劉氏曰此章終首章言食之

意而以美者養老惡者常食是亦可見其愛敬於上之  
無已猶四章終無揭之意也抑又可見其豐於供老奉

賓而儉於自養也○豐城朱氏曰此章當看介眉壽食  
農夫六字鬱奠之食蔡菽之烹棗之剝而春酒之為皆

介眉壽之事介有助之意則非以為常食也瓜之食  
之斷苴之叔茶之采擇之薪皆食農夫之事食有養  
也而供老病奉賓祭之意多瓜瓠苴茶老者未必不食  
也而不可以為常食於外專以此而致其助也

以養之老所以無凍餒也此  
以養之老所以無凍餒也



○九月築場圃傳故十月納禾稼叶古黍稷重直容穧音

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力亟反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而種粟如物

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為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之於

場也廬陵彭氏曰築場於禾者穀連藁結音之總名說

藁去皮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

熟曰穧再言禾者稻秫苽梁之屬皆禾也廬陵羅氏曰

秫音述糯也苽音孤雕也亦作雕胡即菘菜所謂安

胡飯○本草注曰稻米有稃有糯秫米是粟秫似黍米

而粒小不堪為飯最粘宜作酒苽又謂之茭白歲久中

心生白臺謂之秫臺中有黑者謂之茭鬱至後結實

乃雕胡黑米梁米皆是粟類○孔氏曰麻與菽麥則無

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東陽許

氏曰麥非約於十月同聚也臨川王氏曰言宮邑居之

蓋總言農事畢耳

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為廬在田春夏居之

二畝半為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臨川王氏

宮功城中之宅也中田有廬田中之廬也出而作於田

入而休於室皆掩之以時○安成劉氏曰十月禾稼既

同之後而入治邑居即蟋蟀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

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索絞也綯索也乘升也

○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邑

而執治宮室之事矣三山李氏曰自田野故晝往取茅

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



而不暇於此故也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  
 此慶源輔氏曰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則凡一歲所種者  
 先後大小皆舉之矣故後總言之曰我稼既同謂畢  
 為公室官府之役於其田畝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於其親上發於真誠如此固不待使之而然也七月之  
 忠君親上發於真誠如此固不待使之而然也七月之  
 民其事則不外於農桑其心則不忘乎君上治天下之  
 未能使斯民至於如此則皆苟道也○臨川王氏曰宵  
 可以息矣而索絢冬可以息矣而乘屋○程子曰古者  
 功作之事皆於冬月閒隙之際如修完屋廬墻垣之類  
 皆為來歲計皆是一歲既終則復慮其始也○慶源輔  
 氏曰詩言民之趨於農功自然如此其亟故孟子引之  
 以證其民事○**畢氏曰此意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  
**意**華陽范氏曰天運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  
 始也○又將始播種也○臨川王氏曰如易所謂終則有  
 事之難亦猶三章終無衣之意既終蠶桑之功復擬

來歲治蠶之用也○豐城朱氏曰耕之既同若可以少  
 休也而即念夫邑居之當修屋之方象若可以少緩也  
 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於其策而約之也有以見其歡  
 欣鼓舞之意於其亟而乘之也有以見其勤勉戒飭之  
 意事有始終此所以為厚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約于凌反力證陰容反於四之日

其蚤早音獻羔祭韭已音九反九月肅霜十月條徒力場彭反朋黃反酒  
 斯饗良反曰殺羔羊躋子美反彼公堂稱彼兕觥號彭反黃反

萬壽無疆  
 賦也鑿冰謂取冰於山也沖沖鑿冰之意周禮正歲十  
 二月令斬冰是也左傳昭公四年其歲冰也深山窮谷  
 取積除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孔氏曰沖沖  
 非魏非聲故云鑿冰之意又曰用禮樂人十二月斬冰



則即以其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鄭氏曰上言備凌

陰冰室也幽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也蚤

蚤朝也非菜名獻羔祭非而後啓之月令仲春獻羔開

冰先薦寢廟是也孔氏曰祭非者以時雖新出故薦之

宗廟乃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

之在天地譬如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

二月陽氣盡伏蛰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

於二月四陽作蟄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

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

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孔氏曰二月開冰公始用之

也朝之祿位賓客喪祭於是乎普用之杜氏曰食肉

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老謂致仕在家者

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

震無災霜電痛疾不降民不夭札也杜氏曰愆過也謂

凄寒也苦雨霖雨為人所患苦短折為夭天死為札胡氏曰藏冰開冰亦聖人輔

相燮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為治也肅霜氣肅而霜

降也滌場者農事畢而掃場地也兩尊曰朋鄉飲酒之

禮兩尊壺于房戶間是也盧陵羅氏曰儀禮鄉飲酒禮

置酒曰尊許氏云傳云兩尊壺恐傳寫之誤孔氏曰

鄉飲酒有四一則黨正十二月因大蜡而飲酒也東於堂為東西之中當兩楹間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

稱舉也疆竟也○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



勸勉其歲冰之役又相戒速異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舉

酒而祝其壽也問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朱子曰周初國

民事難君則盡得而未必知之為國之初此禮樂備法制立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周禮籥章中仲音春晝擊土鼓敝吹音豳詩以逆暑中

秋夜迎寒亦如之即謂此詩也鄭氏曰土鼓以尾

王氏曰仰觀星由霜露之變俯察昆虫草木之化

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平內男服事乎外上  
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  
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

霜游場其畢農功也為甚速故其開冰也獻而祭非以

薦寢廟君既得以致其誠孝於神其務閑也殺羊舉酒

於君可謂上下相親之甚矣

可擊吹之者以籥為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

歌其類也迎暑以晝求諸陽迎寒以夜求諸陰

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



七月之義也

程子曰七月大意憂思深遠欲成王

難難如此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運人亭

當及時耳臨川王氏曰不作無益也預備乎田

桑之矣故事不足治也地無遺利矣故物不可入無

遠也矣故事不足治也地無遺利矣故物不可入無

有用也女不淫而仁也又有禮焉士不惰而武也

有義焉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所能致也風化而

已也問詩本風而周禮篇章氏祈年於田祖則

大也雅雅祭息老物則吹曲頌不知孰為詩觀之

其孰為雅孰為頌朱子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

自有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以都壞了詩之六

義然有三說一說謂曲之詩吹之其調可以為風

可為雅可為頌一說謂曲之詩吹之其調可以為風

竟嗜載變豐年諸篇是曲之頌謂其言田之幸如

七月也如王介甫則謂曲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七

美數既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也凡感節物之變

七月之詩一言以蔽之曰豫而已慶源輔氏曰此

詩前三章皆以暑退將寒為言故以七月流火一

句為始至四章則以四月秀萼純陽之月為始五

章則以五月斯蠡動服為始六章則以六月食鬱

及與為始而迄乎九月杓直七章則遂以九月祭

場圖為始而繼以十月納禾稼八章則以十月祭

正二月為始而終於九月十月周正之歲終焉

其所舉時月雖若參差不齊而細觀之則亦有次

序如此○西山真氏曰農者衣食之本唯其開生

民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考之是

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

乎農也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近世張栻

入侍經筵言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有如此月見

於書有如此月見於詩有如此月見於詩有如此月見

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

在於此其論最為懇至

鵲鵲既取我子又

無毀我室上聲思斯勤斯

南六

反子之聞反斯

比也為鳥言以自比也

鵲鵲鵲鵲音休

惡鳥攫俱時反

也

也



鳥子而食者也蓋田呂氏曰惡聲之驚鳥也。有鴉萃室上。翻彼飛鴉。為巢為鴉。蓋巢之類也。

鳥自名其巢也。恩情愛也。勤篤厚也。鸞養閔愛也。武

主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

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

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潘子善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

子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也。蓋周公以管叔

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止非

是不敢疑乃是即無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差異周公

為之奈何哉。董叔重因問。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

乎者。正謂此也。曰然。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

成王猶未知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為鳥之

愛巢者呼鴉鴉而謂之曰鴉鴉鴉爾既取我之子矣。

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鸞養此子

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况又毀我室乎。以此武

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廬陵彭氏曰鴉鴉以

室以比王室。或問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為武

庚既敗管蔡不可復亂王室。畢竟是當初管蔡挾武庚

為亂。朱子曰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成歸怨管蔡。○

成劉氏曰此詩歸罪於武庚而於三叔則有閔惜之意

蓋為親者諱也。如書之大誥亦然。此皆兄弟私情。見於

立言之際。然而公義則不可掩。故史臣於書既曰管

及其群弟流言於國。又曰周公位冢宰

群叔流言乃皆以公義直書之者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徒。古反。綯。直留。繆。莫侯。庸。戶。

反。後。今女。下民。或敢侮予。音汝。女。反。女。反。

比也。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釋文曰韓詩作杜。方。綯。言云東齊謂根曰杜。綯。



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亦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比已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南軒

於天未陰雨而徹桑土葺牖戶是猶於國家安泰之日而經理備預者也蓋消息盈虛之相盪安危治亂之相承理之常然非知幾者孰能審微於未形而禦變於將來哉○慶源輔氏曰言已之深愛王室先事為備以防禍亂之意疑當時流言必以為用公平日勤勞皆自為已謀故今攝政而欲不利於孺子耳故用公言此以曉成王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

瘠音徒曰予未有室家胡反古

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捋取也荼音九茗音追可藉巢

者也孔氏曰亂為菴菴謂蓄積租聚也卒盡瘠病也

慶源輔氏曰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捋荼茗租則其所作之事也先言手之拮据終言口之卒瘠亦言之法也

室家巢也○亦為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捋荼蓄

租勞苦而至於盡病者華谷廉氏曰拮据而捋荼以

巢之未成也以比已之前日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

之新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予尾倫倫予室翹翹風雨所

標匹遙搖予維音曉曉呼曉



比也。譙譙，殺反。色界也。翛翛，危也。嘒嘒，急也。

亦為鳥言羽殺尾敵，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

漂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已既勞悴，王

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

汲汲也。慶源輔氏曰：此詩固是用公赤心血誠，然流言

家無所避也。此又可見其正大之情。程氏曰：此公之

詩所以詞哀而意切也。○安成劉氏曰：上章及此，用公

自比其勤勞如此者，蓋公以貴戚大臣，宗社安危係於

其身者，非一日矣。成王既惑於流言，則夫自言其勞而

不為誇，謂王室為予室而不為嫌，良以嘒嘒之音出於

忠愛之情，所不能已也。然而成王之信其勤勞，王家猶

有待於他日雷風之變，又見讒說之易以入人

忠言之難於見信，而惜成王之見不明且速也。

鴉鴉四章章五句

事見書金縢篇

金縢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

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三年

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鴉鴉。

王亦未敢誦公祭。氏傳曰：流言無報之言也。商人

兄弟事立者，多周公。擯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

於周公為兄，尤所覲視。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

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辟讀為避。鄭氏詩傳曰：

周公辟居東都是也。周公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

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居東居國之東也。鄭

氏謂辟居東都未何據。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

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據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

始知罪人之為管蔡。斯得者，逢之詞也。諸讓也。

按東山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親

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遂脅武庚，以叛。成王既

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既

三叔

方時信筆答之謂當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



遠然興師以征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  
 疑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諸之於王  
 亦未必見從雖曰聖人之子禹避舜之子大區  
 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大區  
 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為篡矣或謂周公  
 東不若成王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為如何  
 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問鴟鴞詩其詞艱苦深奧  
 不知當其時成王如何便理會得曰當時事變在  
 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  
 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詩難曉然成王雖得此  
 亦只是未敢誚公其心未始釋然開悟○安成劉氏  
 之變啓金滕之書後方始釋然開悟○安成劉氏  
 曰集傳以為公遭流言即東征二年而誅管叔武  
 庚其後乃作此詩成王得詩又感風雷之變迎公  
 以歸公乃作東山之詩此蓋用孔氏書註弗辟之  
 說後來既與九峯辨其不然以為當從鄭氏而於  
 詩傳則未及追改耳蓋流言之興而公弗辟居以  
 待成王之察則其心雖無私而義有未盡故曰我  
 無以告我先王是以前避居二年之後成王既知  
 言之罪人而疑慮未釋乃作鴟鴞以喻之觀其告

鴟鴞以無毀我室可見其詩作於武庚未誅之先  
 自雷風之變而周公既歸乃承王命作大誥東征  
 一書之中首言王若曰繼而彙言王曰又言仲人  
 又曰寧考皆自成王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  
 之當在王既感悔而  
 迎公以歸之後也

我祖東山指魯不歸無韻我來自東零兩其濛我東

曰歸我心指魯悲制彼裳衣勿士行亦在車下五反

者蜀音烝在桑野與反敦都迴彼獨宿亦在車下五反

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三山李氏曰周在豐鎬管蔡三

之自西而東惛惛言久也永嘉陳氏曰惛慢也零落也

濛兩貌裳衣平居之服也勿士行投未詳其義鄭氏曰

士事也行陣也投如著邊據銜之有繡音懷又音結項



中以此語也

鄭氏曰軍法止語為相疑感

蝟蝟動貌蠋桑蟲如蠶者

也丞發語辭敦獨處不移之貌此則興也○成王既得

鵠鴉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

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鄭氏曰管蔡流

都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公歸攝政三監叛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蓋為之述其意

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途又有遇雨之勞董氏曰

山記其地也惟惟不歸記其久也我來自東記其還也

零雨其濛記其時也○華陽范氏曰人之情憚往而樂歸於其歸猶問其遇雨則其往可知矣

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

西嚮而悲於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為自今可以勿為

行陳衛救之事矣東萊呂氏曰此亦歸士之情也所謂序其情而閱其勞也及其在

塗則又觀物起興而自嘆曰彼蝟蝟者蠋則在彼桑野

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臨川王氏曰古

有所蔽倚止則為營衛與整柵無以異兵械衣服皆可以載其中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刀果之

實亦施羊致反于宇伊威在室蠨蛸音蕭反在戶後五町他

反腫他短反鹿場熠以執反燿以照反宵行叶戶反不可畏非反也

伊可懷咸叶胡反也

賦也果臝音括括樓也本草曰括樓實名黃心生苗引藤蔓實

氏曰一名天瓜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施延也蔓生延

施于宇下也伊威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長樂劉氏曰伊威壁落間



小蟲也無人掃則此行于室。本草曰鼠婦一名負蟻。多在下濕處及土坎中常意著鼠背故名鼠負。今誤作婦字。所謂濕生蟲也。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橫文。孔氏曰一名委黍在壁根下。甕底木中生似白魚。蟪蛄

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陸氏曰蟪蛄名長長喜結網當戶人觸之則伸前後足如草使人不疑為蟲故各長跨音欺。孔氏曰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為蟪蛄

子町疇舍傍隙地也。程子曰廬傍畦壟。爾無久焉故

鹿以為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

有光如螢。漢氏曰舊說以熠燿即螢以宵行為夜飛。○

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

感念之深遂言已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

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歸未

之

至而思家之情也。程子曰丁夫于役田事廢而室廬荒

○華谷嚴氏曰別家於久住之處猶或相忘至於歸心

已動行而未至則思家之情最切故序其在途之情以

慰勞之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

垤。田節反叶。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聲入有敦。都

反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因反。賦也。鶴水鳥似鶴者也。陸氏曰似鶴而大長頸赤冢白

項無鳥帶身似鶴不善飛但以喙相擊而鳴亦有二種白鶴烏鶴。垤蟻塚也。孔氏曰蟻

以避穹窒見七月。○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

而鶴就食之遂鳴于其上也。則陰仰鳴則晴。○詩殷曰



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孔氏曰：將陰雨水泉上覆，故螿避濕而；塚鶴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

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勞苦而嘆息於家。鄭氏曰：行者

婦念之則嘆於室也。於是洒掃穹窒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

至矣。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

已三年矣。栗、周土所宜木，與苦瓜皆微物也。見之而喜

則其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我徂東山，愔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

耀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邦角反。其馬，補叶滿反。親結其縵，叶離羅

九十其儀。叶宜俄。其新，孔嘉。叶居宜居何二反。其舊如之何。叶奚何二

音

賦而興也。倉庚，飛昏姻時也。熠耀，鮮明也。安成劉氏曰：上章熠耀言

宵行蟲之光，故以為明不定貌。此章言倉庚黃白曰皇

之羽，故以為鮮明。集傳：隨文解義，類如此。黃白曰皇，

孔氏曰：謂馬色。駁，留白曰駁。孔氏曰：謂馬色有駁，縵，婦

有黃處有白處。駁，留白曰駁。孔氏曰：謂馬色有駁，縵，婦

人之褱也。毋戒女而為之施衿，結帨也。爾雅：孫

說中，也。郭璞注：衿，衣小帶也。○孔氏曰：九其儀，十其儀

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縵，則縵當是悅。九其儀，十其儀

言其儀之多也。○賦時物以起興，而言東征之歸士未

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羨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

而喜，當如何邪？程子曰：言歸而及時成昏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



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  
 久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忘其  
 死，其惟東山乎。愚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  
 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懷，至於室家望女，男女  
 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  
 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為  
 如何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  
 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  
 鞏固數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三山李氏  
 以勞歸土也，而得述其懷思之情，蓋載其情於詩  
 是其情，周公知之矣，知其情所以勞之也。○朱子

曰周公是王室至親，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  
 有坐視不救之理。仲師征之，乃是正義，周公之志  
 非為身謀也。為先王謀也，非為先王謀也，以身任  
 天下之重也。又曰東山詩，曲盡人情，方其成時，則  
 作之於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之於下，伯兮  
 是也。○慶源輔氏曰：周公之詩，七月述后稷，公劉  
 衣食，斯民之事，以告成王，見為君人之道也。鴉歸述  
 已之勤勞，以悟成王，見為臣之義也。東山述歸士  
 之意，以慰勞之，見用民之宜也。三詩誠足以為萬  
 世法，非用公其孰能為之。○安成劉氏曰：古之勞  
 詩，如四牡，采芣，采芣，車杜，等篇，皆所以交通上下  
 之情，而為國結人心之本也。○或曰：以周公而誅  
 武庚，猶以千鈞之重，而壓乎鳥卵之上，蔑不破矣。  
 而奚俟乎三年之久也。豐城朱氏曰：文武深仁厚  
 澤，其浸漬於西土者，雖深而漸濡於殷，邦者猶淺  
 其頑民，染於高辛之舊習，未盡變其賢士，懷於先  
 王之遺澤者，未盡泯也。一旦改商而為周，其眷眷思  
 念之意，固未遽釋然也。况又益之以周，其眷眷思  
 在我者，有繫之可乘乎。故周公之東征也，衣赭  
 裳紵，徐容與於東山之下，諄諄乎友邦之訓，誨懲



鵝乎魯民之戒飭使人心曉於知逆之不可以記  
順邦之不可以干正則自然有以剪其羽翼而披  
其枝葉將不必斧鉞干戚之用而罪人斯得矣則  
周公之於庶民非以力勝之也以德化之也惟其  
以德服人也故軍士之從公而東者雖有別離之  
苦而無死亡之患則周公此舉可謂仁之至而義  
之盡矣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  
亦孔之將

賦也隋二音登斨音曰斧方登曰斨征伐之用也四國四  
方之國也皇匡也董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將太也○從  
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已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慶源  
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  
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曰東

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為此  
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  
不大哉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

朱子曰聖人之心詩人真是形容得出這是答東山之  
詩古人苟利國家雖殺身為之而不辭今人箇箇計較  
利害看他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寧也得只是護我  
齊莫得缺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毛氏註却云四國是  
管蔡商有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  
四海他却照這例自恁地說又曰復看那周公東征  
始得這箇却是箇好話頭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  
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於自取而不在  
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  
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



其無有一毫自愛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  
 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  
 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  
 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陳安卿問何以謂  
被堅執銳皆聖人  
 之徒朱子曰不是聖人之徒便是盜賊之徒此說大駭  
 是如此不必極其端帶骨着不成聖人之徒便是聖人  
 且如尊尊為善是賢之徒然尊尊為善亦有多少淺深  
 對曰只是疑根堅執銳是為人曰有為底聖人之徒亦  
 有讀書說義理底是為盜賊之徒又曰此詩大有好理會  
 處安卿適來只說那一句沒緊要底對曰此詩見得周  
 公之心分明天地正大之情只被那一句碍了曰只兄  
 那一句便未見得他意味勉齋黃氏曰詩人洞見聖  
人之情以為破斧缺斨者蓋欲誅管蔡而正四國也集  
 傳曰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  
 情真可見矣今人須是存得箇正大之心  
 不然則是邪小然為得謂之大丈夫心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反叶周公東征四國是吪五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何反

賦也錡鑿屬吪化嘉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在羞反哀我

人斯亦孔之休

賦也錡木屬釋文曰今獨頭斧道斂而固之也休表也

破斧二章章六句

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  
 蔡啓商以叛周公之為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  
 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



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

之哉廣平游氏曰象之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

事聖人之不幸也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

用心一也○慶源輔氏曰舜與周公皆處聖人之

不幸使其易地而處則皆然也此乃是以天理處

人倫之極至處○此漢陳氏曰周公誅管蔡自公

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思言之則其情終

有不自蒞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李堯卿問是時可謂護莫殺不朱子曰他已叛只

得教如何調護得蔡叔有叔性較慢罪較輕所以

只囚于郭鄰降于庶人○豐城朱氏曰戮一人而

天下服則向之不正者復反於正矣蓋其匡四國

即所以哀我人匡四國者以其功言也哀我人者

以其心言也惟其心却天地生物之心故其功即

天地成物之功也是詩雖作於

軍士然亦可謂知聖人者矣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七喻妻如何匪媒不得

比也柯斧柄也周禮考工記曰柯長三尺博三寸厚克

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

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古豆之子邊豆有踐

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踐

豆也豆木豆也漢氏曰邊豆禮器形制相類竹曰蓬以

故量云容踐行列之貌○言伐柯而有斧則不過即此

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朱子曰言執柯伐木以為

耳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率之禮



矣安成劉氏曰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胙合升于乘俎所謂同牢而食也然其禮有醢醬二豆菹醢四豆無設籩之文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詞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

反子通

之魚鱗

反才損

魚我觀之子衮

反古本

衣繡裳

興也九罭九罭之網也

爾雅曰罭謂魚之所入有九罭郭

璞云罭今之百囊網也

鱗似鱗

鱗上

而鱗細眼赤

埤雅曰鱗魚方鱗好獨

行制字從尊殆以此也○爾雅異曰鱗魚目中赤色一遁橫貫鱗魚之義者

曰見

汝墳皆魚之羨者也

我東人自我也

之子指周公也

衮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

宗彝虎雉三音也皆績音績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

曰黼九曰黻

皆繡於裳

九華蔡氏曰龍取其變也山取其鎮也華蟲取其文也火取其明也宗彝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斲也黻兩已相反取其辨也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音卷然故謂之衮也○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罭之網則有鱗鱗之魚矣我邁之子則見其衮衣繡裳之服矣

之服矣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音女信處

興也遵渚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渚矣



公歸豈無所乎今特於女信處而已朱子曰此章飛歸字是句服亦用韻

詩中亦有此體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此

服袞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

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豐城朱氏曰留公者東人之私情而迎公者天下之公論一人

之私情不足以勝天下之公論此東人所以拳拳於公雖欲挽而留之而卒不可得也

九戩四章一章四句二章章三句朱子曰此詩分明是東人願其來故

致願留之意公歸豈無所於汝但寓信處耳公歸將不復來於汝但寓信處耳是以有袞衣兮是以

兩字而今都不說蓋本謂緣公暫至於此是以此

間有被袞衣之人其為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

白正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說詩者悉

委曲附會之費多少辭語到底鶻突其嘗謂去後

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盡得聖人之

心○安成劉氏曰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蓋

用赤色皮為弁與衣而素裳白芻今東人所見者

乃公之冕服則此詩其作於周公避居之日成王

將迎公歸之際乎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興也跋躡也胡頷下懸肉也載則疐躡也說文曰

日躡躡也老狼有胡進而躡其胡則退而躡其

尾公周也孫讓碩大膚美也赤舄冕服之舄也鄭氏



有三等赤鳥為上冕服之屬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鳥則諸侯與王同復下曰鳥禪下曰屨禪音丹○廬陵李氏曰天子諸侯冕几几安重貌鄭氏曰几人所憑以服用焉他服用屨几几安重貌為安故几几安也○

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蹇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

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朱子曰此與是反說亦有些意如云狼性貪之類○程子曰周公至公無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故雖危疑之地安於舒泰赤鳥几几然安也○華谷嚴氏曰几人處利害之變則舉趾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屨喜者或至於折屐詩人以赤鳥几几見周公之聖其善觀聖人矣

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為此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讓其大義而不居耳蓋

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

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問集傳謂詩人以為非四國所為乃公自讓其美者來詩之意也回護委曲却大傷巧朱子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詩人只得如此說如春秋公孫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如此說自是體當如此魯昭公分明是為季氏所逐春秋却書孫齊如其自出云耳○安成劉氏曰集傳所謂四國蓋指管蔡商奄與破斧詩所言四國又不同也

○狼蹇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叶洪興也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孔氏曰瑕者玉病也

○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變變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  
 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  
 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  
 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  
 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  
 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孔子厄於陳  
 蔡而不以為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  
 而赤鴉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龜山揚氏曰狼  
 跋之詩云公孫  
 碩膚赤鴉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閑而不迫也  
 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  
 矣慶源輔氏曰狼跋之詩首章朱子之說足以  
 盡作詩者之情末章程子之說足以盡周公之德

篇末范氏之說足以盡聖賢處窮通之道自有詩  
 以來無人說得到此豐城朱氏曰聖人之周於  
 德其進退從容無所往而不宜蓋臨大難而不懼  
 處大變而不憂斷大事而不疑非道隆德盛者固  
 不足以語此非常  
 人之所能及也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變風  
 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  
 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  
 誠其孰幸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東  
 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  
 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儆之以



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用

公乎係之幽遠矣哉華陽范氏曰別居風雅之

之所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

得於是次之以邠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厲焉

言周之所以盛○蕭章歛幽詩以逆暑迎寒已

見於七月之篇矣鄭氏曰邠詩又曰祈年子因

祖則歛幽雅以樂田畷鄭氏曰祈年祈豐年也

也田畷古之祭蜡音則歛幽頌以息老物鄭氏

先教田者歲十二月而合聚萬物索饗之也蜡之祭也夫

老而勞乃祀則考之於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

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為

風正禮節者為雅樂成功者為頌安成劉氏曰

二章為風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為雅又以

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為頌又於蕭章注云邠雅

者以其言男女之正邠頌然一篇之詩首尾相

應乃劉音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恐無此理故王

氏不取而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

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

為風或以為雅或以為頌則於理為通而事亦

可行雙峯饒氏曰雅有雅之音頌有頌之音風

一詩而備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為農事而

作者皆可冠以幽號其說具於大田良耜諸篇



讀者擇焉可也

詩傳大全卷之八

詩傳大全卷之九

小雅二 大雅附說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

說又各有正變之別。鄭氏曰：小雅大雅周室居西都

十六篇。大雅自文王至魯。何十八篇。為正。以今考之

正小雅。燕饗之樂也。華谷嚴氏曰：正小雅皆中。庸尊

之事。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安成劉

與。禧同。祭而受福也。慶源輔氏曰：定正小雅為燕

饗之樂。歌正大雅為會朝之樂。歌比之大序。政有小

大之說。更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

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朱子曰：小雅



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安成劉氏曰：小雅正詩歌之，以燕樂勞饗羣臣，故其辭氣歡欣和悅，以通上下之情。大雅正詩或歌於會朝之時，如文王大明等篇，或陳於祭祀之後，如生民行葦等篇，或陳於進戒之際，如公劉卷阿等篇，則其辭氣又皆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此其詞之異者。今猶可考若其音節之異，則不可。多用公制作時所定也。朱子曰：周公相成王，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聲，是事則奏是詩。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孔氏曰：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有大小也。朱子曰：亦是變用他大雅小雅腔調耳。慶源輔氏曰：至於其變，則不可以例言，但以其聲之有合，故以附焉而已。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安成劉氏曰：其有可考者，則已各見本篇。

鹿鳴之什二之一

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為一卷，而謂之什。猶軍

法以十人為什也。孔氏曰：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

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為一卷之首。之篇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幼幼音鹿鳴音食野之華音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音

反吹笙鼓簧音承筐是將人之好音呼報我示我周行音

興也。幼幼聲之和也。華，籟音。蕭也。爾雅注曰：青色白莖

如筋。陸氏曰：始生香。我，主人也。賓，所燕之客。或本國之

臣或諸侯之使也。瑟，笙燕禮所用之樂也。儀禮燕禮曰：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人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升歌鹿鳴。虞夏李氏曰：鼓瑟工歌鹿鳴之三，是也。吹笙，笙奏南陔。簧，笙中之簧也。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管以下是也。



端吹笙則鼓動承奉也筐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其筭而發聲

筐而行幣帛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也安成

劉氏曰儀禮有饗有食有燕燕則無幣食則無獻酒於饗有酬幣於食有侑幣鄭氏謂酬幣以酬賓勸酒侑幣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侑勸之周行大道也古者於旅也語故

欲於此聞其言也孔氏曰鄉射記曰占者於旅也語注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之道疾今人言語無節○安成劉氏曰燕飲至林酬正禮已終然後言語以盡嘉賓之忠告而明聖人之大道也

○此燕饗賓客之詩也盧陵李氏曰饗在廟燕在寢饗重而燕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

獻蓋君臣之分以嚴為生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

又以鹿鳴起興山真氏曰鹿食苹則相呼呦呦焉而樂君臣賓主之相樂亦猶是也而

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

孔氏曰王肅云飲食以饗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壘山謝氏曰古之聖賢無一時而忘學問無一事而非道德鹿鳴之具樂將幣人見其和樂而已不知吾君所望於嘉賓者有愛我之心則當示我以至道也講聖人之記編衣曰私惠不道德談先王之禮樂皆相示以道也記篇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為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慶源輔氏曰言人若以私意為惠而不自留焉今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羣臣嘉賓之受宴也決非以其私惠而不顧德以自留處也故曰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安成

劉氏曰陳結云記言人有私意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

詩傳卷之六

三



公君子決不肯自留處也  
故引詩言不留私惠之義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叶則視民不

桃叶他彫反君子是則是做胡教反叶我有旨酒嘉賓式燕

以教反中刀

興也蒿葭去刃反也盧陵羅氏曰荆楚之人謂蒿為葭即青蒿也本草注曰春生

苗葉秋開淡黃花結子如粟米大孔甚昭明也視與示同孔氏曰古字以目視物云

人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目視物為示傍見示與視多相亂恍偷薄也

教游也○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

君子所當則做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

深矣程子曰言嘉賓間望昭明示民以厚之意使人儆法之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其今反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

琴和樂音洛且湛都南反叶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興也琴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陸氏曰生澤中下地鹹虞牛馬喜食

之湛樂之乂也燕安也○言安樂其心則非止養其體

娛其外而已蓋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欲其教示之無

已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再言樂之以樂以見和樂之意永又無殺有旨酒以燕樂其心則又不止於養口

於嘉賓教示之意益深至矣

鹿鳴三章章八句

按序以此為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



而學記言大學始教有雅肄三亦謂此三詩曰諸侯大夫貢士而與之飲酒歌鹿鳴采其嘉賓示我以善道又有明德可則效也四杜采其忠孝之至也皇華采其敬謏謀于賢智也○學記注曰宵小也肆習也三謂鹿鳴四杜皇華也○董氏謂小人為宵小同故然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為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

朱子曰上下常用之樂如鹿鳴三篇及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關雎卷耳采芣采芣等篇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安成郭氏曰先王作此詩以燕饗賓客後乃推而用之於諸侯之燕禮又用於鄉大夫貢士之禮又用於大學之教習蓋不專用於天子也今據大射儀亦有歌鹿鳴之文則又通用於諸侯之射禮矣然考儀禮凡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雅者此可見大雅獨為天子之樂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

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慶源輔氏曰范氏說破君子豈為飲食幣帛而悅之意甚好然則先王制禮所以殷勤如此者亦非以為媚賢之具也各盡其道而已○安成劉氏曰先王之宴臣下食之以賓客之禮樂之以琴瑟之樂將之以筐篚之實而其求之之誠則又燕樂其心而欲其示我以周行此其多儀之及物所以為王公之尊賢也

心傷悲  
四牡騤騤反芳非周道倭反危遲反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我



賦也駢駢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倭遲回遠之貌鹽

不堅固也呂氏曰說文云黃海為鹽煮也為鹽監監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此勞使

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故為臣者奔走

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而已何敢自以為勞

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饗之際敘其

情而閔其勞言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

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

敢徇私以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臣勞於事而不自

言君探其情而代之以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源

輔氏曰古之勞詩皆如此傳曰思歸者私思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

者情思也孔氏曰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無私思非

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

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

也必先思而後義

○四牡駢駢他丹駢音馬補反豈不懷歸王事靡盬

不遑啓處

賦也嗶嗶衆盛之貌白馬黑鬣曰駘遑暇啓跪處居也

容齋頂氏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身居則坐也

○華谷嚴氏曰跪者雙膝著地而直身坐者雙膝著地

而坐也○三山李氏曰大意謂不遑暇居處耳○慶源

輔氏曰我心傷悲既述其私思之不能忘不遑啓處又

述其公義之不可已所謂天理入情之至也



○翩翩者雛音當當作朱惟反載飛載下叶後集于苞栩五反王

興也翩翩飛貌雛音當未不也盧陵羅氏曰夫方于反不方

同音今鷓鴣也凡鳥之短尾者皆佳屬將養也○翩翩者

雛猶或飛或下而集於所安之處今使人乃勞苦於外

而不遑養其父此君人者所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為憂

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

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已而已矣此聖人

所以感人心也慶源輔氏曰君之於臣能體悉之如此

事君得以展布四體而死亡以報上者又當如何哉古人無不盡其道也○豐山謝氏曰忠孝不兩全此人情之

所難也先王勞使臣而言之及此探入情真切而言之也

○翩翩者雛載飛載止集于苞杞叶滿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彼反

興也杞枸音計也華谷嚴氏曰本草云名仙人杖西

棘山木也此詩苞杞仲子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淇露杞

○慶源輔氏曰上兩章既述其私恩公義矣故三章

四章又述其託物起興而自道其不遑養親之情

○駕彼四駱載驟反駸駸二音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

賦也駸駸驟貌諗告也以其不獲養父母之情而來告

於君也非使人作是歌也設言其情而勞之耳疊山謝

詩傳卷九

二

氏曰聖



入以孝治天下聞有以養母來告者安得不俞其請乎  
此蓋設言欲使入臣忠孝兩全也○孔氏曰臣有勞苦  
思歸作歌來告是探其情以勞之獨言將母者因上章  
之文也孔氏曰母以恩意偏多故承上章再言之○華  
父之尊矣卒章再言母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  
敬父矣教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  
慶源輔氏曰三四章既述其不得養親之情矣此章又  
言其以是情而告於上所謂臣下不敢自言而君上探  
其情而為之言者詳於私恩而略於公義君之勞臣當  
然也○豐城朱氏曰忠孝非二道忠於君者必其能養  
於親者也然忠孝不兩立致其勞於外則必關其養於  
內又不可以不慮也為人臣者將欲致其力於私養歟  
則當官而行國事固不可以不恤將欲致其力於王事  
歟則子職之不共又何以為孝哉此王君之勞使臣所  
以必探其情而代之言為入臣者聞之亦必有以自慰而益不懈於用力矣

四牡五章章五句

按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慶源輔氏曰或  
已國使臣之歸或諸侯使臣之來皆可用也故春秋傳亦云而外傳以

為章使臣之勤所謂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合

其本事也春秋魯襄公四年左氏傳曰穆叔如晉

子貢問之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  
使臣曰必諮於周敢不重拜○外傳魯語曰叔孫  
穆子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  
四牡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華君教  
使臣曰每懷靡及諫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

但儀禮又以為上下通用之樂疑亦本為勞使臣  
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耳問鹿鳴四牡皇華儀禮

不知如君勞使臣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  
之朱子曰饗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有雅詩三官



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定。知有君臣之義。始得。○安成劉氏曰。此詩始作。本為勞使臣也。其後又與鹿鳴之宴。賓皇華之遺使。者同。為一時通用之樂。而此詩中以王事為言。則此三詩其皆作於武王以後也。錄

皇皇者華

芳無反與去叶

于彼原隰

所中反

征夫每懷靡及

興也。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駢駢衆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孔氏曰使

也。懷思也。○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

慶源輔氏曰。惟恐無以副君之意。此所以每懷靡及也。苟存此意。則詠謀度詢必咨于周。自不容已也。○程子曰。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故先王宣道化於天下。故為使者惟慮不能宣達也。

故先王

之遣使臣也。義其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曰彼煌煌之華。則于彼原隰矣。此駢駢然之征夫。則其所懷思常若有所不及矣。盧陵歐陽氏曰。言原隰者。其道所經也。蓋亦因以為戒。然其辭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慶源輔氏曰。以為為戒者。即穆子所謂君教使臣之意。夫欲以為為戒。而不遂直言之。乃設言其使臣之情。自如此。所謂婉而不迫也。○豐城朱氏曰。每懷靡及者。每事而思之。則必歉然。常若有所不及也。然不曰使臣而曰征夫。則不特使臣此心。其屬亦此心也。推此心以在外。則耆老之在所當問。遺逸之在所當求。鯨寡之在所當恤。廢墜之在所當舉。上德之厚。而敬其無不宣下情之遠。而欲其無不達。為使臣者。固唯恐無以副君之意。而為其屬者。又唯恐無以為使臣之助。庶可以稱斯職矣。於遣使之時。而歌此。固所以勸勉也。



○我馬維駒恭于恭二反六轡如濡如朱如二反載馳載驅虧于虧二反

周爰咨諏子須子二反

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三山李氏曰周爰咨

而詢問之其所○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

其不及而盡其職也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廬陵歐陽氏曰

周詳訪問以博采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慶源輔

氏曰每懷靡及者心也諏謀度詢者事也有是心則有

是事矣程子之意蓋謂人君正以耳目不得與遠民相

接故遣使以宣已意而通下情為之使者豈可不咨訪

以副君意哉故後四章皆述此意而已

○我馬維駒音六轡如絲叶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叶莫

賦也如絲調忍音刃也謀猶諏也變文以協韻爾下章

放此廬陵歐陽氏曰詠謀度詢但叶韻爾詩家此類甚多

○我馬維駒六轡沃烏毒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待洛

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度猶謀也安成劉氏曰沃若若解澤之義故猶二章之如濡

○我馬維駒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賦也陰白雜毛曰駒爾雅疏曰陰淺黑色毛淺黑而白兼雜毛者今名泥駒○孔氏曰雜

毛是體有二種均調也詢猶度也

之毛相間雜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按序以此詩為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教

使臣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疑亦本為遣

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也然叔孫穆子所謂



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  
 拜教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  
 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  
 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  
 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洽而能正君  
 者也慶源輔氏曰范氏說是餘意夫君臣一體已不能咨諏善道則君亦安能聽用已言哉  
 眉山蘇氏曰四牡皇華先勞而後遣何也鹿鳴之  
 三常施於禮樂不獨用於勞遣意者以其聲為先  
 後歟朱子曰大雅氣象安閑小雅雖各指一事然說得精切至到古人工歌宵雅之三將作重事近令孫子誦之則見其詩果是懇至如鹿鳴見得賓主相好之誠如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懇切而不失義理之正四牡古注云無公義非忠臣也無私情非孝子也此語甚切當如既云王

事靡盬又云不遑將父母皆是人情少不得底說  
 得懇切如皇華首云每懷靡及其後便云咨謀咨  
 詢者此等詩不用小  
 序意義自然明白

常棣之華五各不韡韡韋鬼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待禮

興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山李氏曰何彼穠矣

爾雅所謂棣也此常棣與采薇言維常之華則爾雅所謂棣也○呂氏曰今五季也華鄂相承甚力鄂鄂

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此燕兄弟之

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

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孔氏曰毛傳以為常棣之木衆華俱發實韡韡

而光明故以與兄弟○華陽范氏曰凡今之人言舉世

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慶源輔氏曰只是以豈

不韡韡與豈有如兄弟第一句耳



○死喪之威叶胡兄弟孔懷反源隰哀薄侯矣反兄弟求矣

賦也威畏懷思哀聚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惟兄

弟為相恤耳至於積尸哀聚於原野之間亦惟兄弟為

相求也此詩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

死喪急難聞闈之事為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弟之

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鬪音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

道之者朱子曰此詩是制禮作樂時作這是先被他害

似諸詩和平○新安胡氏曰王氏云文武以來宴兄弟

亦必有詩維鹿島田杜等篇詞多和平唯常棣一篇詞

多激切意者有所懲創則周公因序以為閔管蔡之失

道者得之而又以為文武之詩則誤矣大抵舊說詩之

時世皆不足信舉此自相矛盾石準者以見其一端後

不能悉辨也慶源輔氏曰二章至四章雖是周公處管

兄弟真切之情亦惟於此際而後見分曉若於安平之

時觀之則入或以為朋友與兄弟等耳先王之制朋友

之服視兄弟有差故特言之

○脊并益令音在原兄弟急難况叶泥每有良朋况也永歎

興也脊令陸氏曰大如鷓雀長脚長尾尖雝渠水鳥也

如連錢杜陽人謂之連况發語詞或曰當作况况上

脊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程子曰脊

應急難之際兄弟相應如是也○丘氏曰脊令飛則鳴

行則搖不少自止猶兄弟在急難中其心亦不少自止

吐丹反叶

宅消反

如連錢杜陽人謂之連

錢○嚴氏曰聖姑也

况發語詞或曰當作况

况上

程子曰脊

令首尾相

應急難之際

行則搖不少



○漢氏曰小宛題彼脊令載飛載鳴亦言於兄弟之詩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

不過為之長歎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東萊呂氏曰

踈其所親而親其所踈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復

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踈之分使之反循其

本也眉山蘇氏曰人之急難相救不舍斯須如脊令者唯兄弟也雖有良朋其甚者不過為之長嘆息而已

己小人好以親為怨而樂從其踈故此詩每以告之本心既得則由親及踈秩然

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

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

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與曰每

有良朋况也永歎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為有差

等耳詩人之詞容有抑揚三山李氏曰以天屬之親故也然則朋友之義可廢乎曰非也親踈之義則然鄉人

闔者閉戶可也同室闔者被髮纒冠而救之親踈之義

此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

左右不相悖

○兄弟閱許歷反于牆外禦其務春秋傳作每有良朋燕承

也無戎叶而主反

賦也閱闔狼也禦禁也燕發語聲戎助也○言兄弟設

有不幸闔狼于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

豈能有所助乎臨川王氏曰狼于內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侮則雖每有良朋曾不如不令兄弟

弟之可恃也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僖公二十四年左氏傳注



曰懿也言內雖不和猶宜外扞異族之侵侮。國語  
富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曰兄弟讎閱侮人百里注云  
閱很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狼猶禁他入侵侮已者百  
里論遠也。慶源輔氏曰死喪相卹急難相救固足以  
見兄弟之情矣至於方且闕于內而忽有外侮則同  
心而禁禦之則尤見其情之不容已者朋友於此則豈  
能如兄弟之相助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經反

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安成劉氏曰經

文所謂喪亂者通言二章之死喪三章之急難四章之  
外侮也集傳所謂非朋友可比者雖言三章之良朋永  
歎四章之良朋無助然二章之所謂懷與求者尤非朋友所能及也此章遂言安寧之後  
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眉山蘇氏曰人  
居喪亂既平之後  
後不知前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  
兄弟易以生怨故有以為朋友賢於兄弟者

○饋爾蓬豆飲酒之飫於慮反兄弟既具和樂音且且孺

賦也饋陳餼饌具也孺小兒之慕父母也程子曰孺  
親慕之義

故謂之孺子。言陳蓬豆以醉飽而兄弟有不具焉則

無與共享其樂矣眉山謝氏曰凡人飲燕待親戚朋  
友之禮常盛待兄弟之禮常簡愛

有餘者敬或不足頽情給熟者禮文有時而脫略也蓬  
豆畢陳飲酒而至於饗飲亦可樂矣何如會集兄弟不  
惟和樂其情親厚無異於孺子相慕也孺子之無  
不愛其親無不敬其兄者人欲未萌天理昭著也

○妻子好合如鼓琴琴兄弟既翕許及反和樂且湛音南

林反叶詩

賦也翕合也。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

合焉則無以及其樂矣眉山謝氏曰兄弟不和則家庭  
之間無非乖氣雖有妻子之樂



韻

亦不安其樂矣。惟兄弟和樂則一家之情無不相宜。妻  
 子之樂亦可長久。蓋天合者微有乖睽。人合者亦不得  
 康寧也。○三山李氏曰：兄弟既翁，必先於妻子。人之  
 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兄弟之所以乖爭者，未必不  
 本於此。若不能敦兄弟之愛，則雖家室妻孥，必不能久  
 相樂也。○問六章七章就他逸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謂  
 有酒食，而兄弟有不相具，則無與共其樂。妻子合而兄弟  
 不食，則無以久其樂。蓋居處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  
 故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多為物欲所轉移。故天理常隱  
 而難尋。故卒章有是，究是圖，宜其然乎。曰：此所謂生於  
 真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朱子曰：此所謂生於  
 憂患，死於逸樂。那二章正是過人欲而存天理也。須是  
 惟地者。○慶源輔氏曰：二章至四章言急難危殆之時，  
 兄弟之情無與共，而父安之反覆而言則  
 兄弟之情相與切至，而不可解者，自見矣。

○宜爾室家。胡反。樂爾妻帑。是究是圖。宜其然乎。就月乎字

賦也。帑，子究窮圖謀，宜信也。○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  
 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翁而後樂，且湛也。兄弟  
 於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東萊  
 曰：人情皆知保其室家，私其妻子，而罕知其厚。其兄弟然  
 也。今欲室家之相宜，妻子之相樂，豈可獨忘兄弟哉。誠  
 能窮究樂妻子之理，以圖謀好兄弟之事，必以我言為  
 然。常人思慮不能及遠，以為兄弟親疎，無甚損益。患其  
 意，而信不故，使深恩而遠圖之也。○慶源輔氏曰：演  
 爾邊豆飲酒之飲，然兄弟不具，則和樂而無親慕之  
 意。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然兄弟不翁，則雖和樂而無不

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新安  
 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  
 吊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爲然者也。苟非



厭之理然則兄弟之昆翁是乃所以宜爾室家樂爾壽  
希也此理固當是究是圖而信其然矣乎疑辭也不自  
以為然而使之反求諸心以見其真情實理之所在周  
公亦可謂善教人者也又觀周公之言如此則其所以  
誅管蔡者是豈得已者乎  
所謂處聖人之不幸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  
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  
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其情  
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  
待死喪然後相收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  
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

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

切矣慶源輔氏曰自死喪而急難自急難而小忿所謂言之雖若益輕以約也然所以著夫兄

弟之義者則有厚而至于薄雖薄而猶有不能自已者焉則所謂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

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

為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言

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

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復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

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推子曰此詩句少而

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事故也安成劉氏曰五章言喪亂既下以結二章三章四章所言患難相與之意而繼言安寧之後兄弟之恩乃有疎薄者以起六章七章所陳兄弟之恩



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以宜室家結六章所言樂妻希結七章所言而復繼言其理之誠然使人有以考驗之也詩凡八章唯卒章無兄弟字餘章反覆言兄弟者凡八其言人情之委曲天倫之厚重者哀傷激切故不若其他

伐木丁丁反 陳饋反 寧適反 不來反 微我弗顧反 於粲反 酒反 既反 有肥反 粃反 寧適反 不來反 微我有咎反

鳴矣求其友聲相反 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來

友生反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之和也幽深遷升喬高相視矧况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故以伐木之丁丁興鳥鳴之嚶嚶而言鳥之求友遂以鳥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也人能為朋友之好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矣求嘉陳氏曰聞伐木於山中者其聲丁丁然相應又

木聽其和好之聲則是以類相求因起興而曰相視彼

鳥猶如此人其可不如乎○問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朱

子曰若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而錫

之以和平之福又曰揚氏云五品天叙人之大倫也朋

友居一焉故謂之達道不由其道則人倫廢

而天理滅得罪於天矣其能終和且平乎

○伐木許許反 醜反 酒有藇反 既有肥反 粃反 寧適反 不來反 微我弗顧反 於粲反 酒反 既反 有肥反 粃反 寧適反 不來反 微我有咎反

興也許許眾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余  
又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安成劉氏曰淮南子道應訓



本者前呼邪詩後亦應之○詩醜酒者或以管或以章

考曰韓詩云勞者歌其事也

淨濟上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禮記郊特牲

注謂淨之以茅縮去滓也○問縮酌用茅恐茅乃以醉則茅之縮酒乃今人酌酒也古奠義貌斝未成竿也

爾雅注曰俗呼五月羔為斝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毛氏

日人君友其賢臣○孔氏曰稱之以父親親之辭也天子呼諸侯同姓大國曰伯父同姓小國曰叔父微

無顧念也於歎辭榮鮮明貌八簋器之盛也長樂劉氏曰簋八則

蓬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孔氏曰天子

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疎之殺所界也答

過也○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適有故而不可

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華陽范氏曰寧適不來豈必期其至哉不來在人弗

顧在我躬自厚而不責於人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

可謂能先施矣慶源輔氏曰微我弗顧言無使我恩意不至而

言無使我恩意之不至而於朋友之意有過失也夫朋友之隙常生於遠相責望故此詩之意但欲盡其在我

者而不問其彼之於我如何是誠處朋友之要道也

○伐木于阪反釃酒有行反籩豆有踐反兄弟無遠民

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消我無酒酌我坎

鼓我踴踴反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消矣

與也行多也踐陳列貌兄弟朋友之同儕者無遠皆在

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安成劉氏曰詩言兄弟多矣鄭風揚



之木宮姻之黨唐杖杜雅常梅類弁斯二行葦等篇同  
氣之親也此詩則同儕之友也各隨所指而不同耳  
乾餼食之薄者也廬陵羅氏曰說文云乾食徐錯云今人謂乾飯為餼

乃謂腊之以為豆實怨過也滑亦醜也毛氏曰以筐曰醜

孔氏曰筐竹器也藪草也醜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

躡躡貌我我鼓之也舞我我舞之也此八字皆倒下句

法可見古文之妙也迨及也○言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

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餼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有怨

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程子曰有盛具當以燕樂朋友無相踈遠或乾餼不相

及亦人之失德也故有酒則我滑之無酒則我點之以

至鼓舞我為之我及暇時則相與燕飲以篤恩義○眉

山蘇氏曰尸之失德乾餼相違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

無所愛者有則嗜之無則點之不以為無為辭也奏之

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有以樂之也○虞源輔氏曰民之

失德乾餼以愆曰民則自上言下之辭言細民之相失

或以尊物飲酒不以相分之故蓋前章既言其厚故此

章又以薄者言之且乾餼之怨亦微過耳

於微過而尤不敢不謹則其大者可知矣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

當為三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說正之問伐木

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朱子曰然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且慮俾爾多

益以莫不庶賦也保安也爾指君也盧陵歐陽氏曰詩人爾其君者

蓋稱天以為言○須溪劉氏曰



詩人爾君雖古入爾汝之常抑非此無以著其親愛諄至之情也程子曰除更新而生新也也程子曰除更新庶衆也○人君以鹿鳴以下

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言天之安宅

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臨川王曰君恩至重臣雖有

福祿以報之此出於驩心而不強以爲者也○慶源輔

比曰此章言天之安宅我君亦甚堅固也使我君無不

極其單厚其於福祿無不見其除舊而生新矣使我君

多見其悠久之益以莫不庶便見其盛大之意終篇不

過是此二意也○安成劉氏曰鹿鳴以下五詩所言非

則唯同歌此詩者蓋凡臣子之祝觀其君唯願其福祿

壽考而已誠取前五詩分而讀之而各以此詩答之尤

可見其一時君臣相與殷勤忠厚之意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禄降爾

福維日不足

賦也間人氏注曰戩與剪同盡也穀善也盡善云者猶

其曰單厚多益也罄盡遐遠也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

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上帝

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慶源輔曰此章又言天

作無不宜適而亦既受天之百祿矣而天之所以申命

其悠久之福者方且維日不足也罄無不宜受天百祿

者已然之事也降爾遐福維日不足者方來之事也○

安成劉氏曰人君之對越上天者既能有以受百祿矣

而天之眷人君者又降遐福而維日不足其所以交相

與者如此因與大帛贊注所謂昭受申命之意相類且

與嘉樂之詩所謂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

申之語意正同蓋此詩歌於宴享之際以答前詩嘉樂

歌於禋祭之日以答鳥鷩皆祝願人君之辭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與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皆高大之意

董氏曰爾雅云山峯曰岡大阜曰陵川之方至言其

盛長之未可量也廬陵歐陽氏曰此又欲其國家興盛

而又增之○盤田呂氏曰上章言受百祿降遐福其莫

不庶也既庶矣則欲積一至于崇高故曰以莫不興如

山阜岡陵言其興也既興矣欲增益而不

○吉蠲古玄為饔是月孝享禴餘若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上爾萬壽無疆

賦也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潔

曰者君臣諏謀祭日於旬有司日之先至次日乃卜所  
詛之日吉否如少牢饋食大夫先與有司詛丁巳之日  
至明日乃筮其日之吉凶也擇士者大射於射宮以選  
與祭之士齋戒謂七日齋三日戒之類滌濯謂澆濯祭  
器掃除宗饋儀禮有饋饗注酒食也享獻也宗廟之祭  
廟之類

春日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孔氏曰白設以上則禴

夏禘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爾雅注曰祠之言食

禴新采可禴嘗嘗新穀烝進品物○須溪劉氏曰禴祠

烝嘗各倒一公先公也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先

字此音節也王大王以下也鄭氏曰先公謂后稷之諸蓋音綱○史

記曰公叔祖類生古公賈文索隱云古

○孔氏曰周之所追王木王以下木王之前皆為先公

○問古先追王之禮武王周公以王業肇於木王王季

文王故追王三王至于組紘以上則止祀以先公之禮

朱子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袞冕祀先公以鷩冕

鷩冕諸侯之服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君通謂



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殿主人之詞。

假○廬陵羅氏曰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詞。○孔氏曰少牢禮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

是傳神辭敬主人也。○廬陵歐陽氏曰此章又言非惟

而神之福我君如此至于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王

獲福謂能誠意以奉其時祭則神之報以壽考者無窮

矣。蓋受福本於祭祀祭祀莫大於時祭而曰吉日獨又

可見其誠意天保之詩皆祝君之福而此章願其因祭

而受文王時周末有曰先王者此必武王以後所作也

福也。安成劉氏曰此詩所以答前五篇然則前五詩亦作於武王以後明矣

神之吊都歷矣。詒以之爾多福。力反。民之質矣。日用飲

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賦也。吊至也。神之至矣。猶言祖考來格也。詒遺實實也。

言其質實無偽。日用飲食而已。臨川王氏曰民無所施

已羣衆也。黎黑也。猶秦言黔。其也。反。首也。百姓庶民也。

為爾德者則而象之。猶助爾而為德也。廬陵彭氏曰神

百姓皆被及之日用飲食則豐富充足徧為爾德則孝

弟忠信蓋上有多福之君則下受多福之庇也。始言民

繼言羣黎百姓廣而言之正備已安人安百姓之意也。

○華陽氏曰君所以為神民之主神則降福民則日

用飲食而不知所以然羣黎百姓皆為君德此君入者

之至願也。○華谷嚴氏曰此祝君之福而祝君之德歸

義之中有責難者寓若盡言福祿則全篇皆容祝之辭

豈古者君臣相與之義邪。凡詩入頌福多兼德言之又

曰德者民心所自得而曰徧為爾德者民因君而全其

天故民之德皆君之德猶曰莫匪爾極也。○慶源輔氏

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則言在下之民由而不知之義

詩傳卷九

十一



生所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之意鄭氏所謂則而象之先  
此系上章祭祀而言神之降福推而至於民之質實百  
姓之為德莫非君之福也亦莫非君之德也所謂德者  
其一篇之  
本頌歎

○如月之恒胡登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不崩不崩  
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

賦也恒弦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孔氏曰八日九日月  
體大平正半昏而中  
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也此  
取漸進之義故云上弦不言望 日始出而就明騫虧

也承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長茂也承

是繼承相接續之義如何朱子曰松栢非是葉不凋但  
舊葉凋時新葉已生○廬陵歐陽氏曰前既欲其興盛  
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長久不壞之物以為况○藍田  
呂氏曰上言神享之矣民服之矣福祿無以加矣又欲

常享是福有進而無退有成而無虧相承而無衰故以  
日月南山松栢喻焉○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其進  
盛悠久相繼無窮之意而已

天保六章章六句廬陵歐陽氏曰六章皆下愛其上  
之辭其文甚顯而易明大抵文意

重陳八君受天之枯福祿之厚蒙被臣民由君德  
之所致也○天台潘氏曰一章至三章皆人臣頌  
祝其君之言然辭煩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  
已也四章則以祭祀先王先公為言五章則以編  
為爾德為言蓋謂人君之德必上無愧於祖考下  
無愧於斯民然後福祿愈遠而愈彰故末章終之  
以無不爾或承董叔重云蓼蕭詩云令德壽豈亦  
是此意蓋人君必有此德而後可以補是福也○  
豐城朱氏曰是詩前三章言天之福吾君後三章  
言神之福吾君故三章以山阜周旋喻其福之興  
盛以川之方至喻其福之盛長所以終首章而下  
之意六章以日月松栢喻其福之有常而不變所以終四章而下之  
南山喻其福之有常而不變所以終四章而下之



責當是時君以鹿鳴四牡皇華燕羣臣以常棣燕兄弟以伐木燕朋友而臣之所以答其君者如此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所以上下交德業成而均享盛大悠久之福也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叶反歸曰歸歲亦莫止音止靡室靡

家叶反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此章作與莫

與居叶

興也薇菜名作生出地也謂芽初出土莫晚靡無也玁

狁北狄也遑暇啓跪也○此遣戍役之詩廬陵彭氏曰

而不及將帥何也四郊多壘邠大夫之辱也士大夫以

體國為心固有不待勉者至於小民之愚或以為上之

苦我固不可無辭以遣之也若夫師還以其出戍之時

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為其自言而以采薇起

興曰采薇薇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

矣並谷羅氏曰雖托為軍士自計然凡此所以使我舍

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直

以玁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叙其勤苦悲

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慶源輔氏曰薇之作是始出成

章言其始行之情故云靡室靡家不遑啓居知其為玁

狁之故則上之遣我者出於不得已而我之義亦有所

不容已也此所謂風之以義○安成劉氏曰不遑啓居

則勤苦矣曰歸曰歸靡室靡家則悲傷矣此所以叙其

私情也一則曰玁狁之故二則曰玁狁之故又因風以

公義也一詩之中唯以私情公義反覆言所以感人

者深矣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口說反○廬

也左氏傳云之心矣慶源輔氏曰程子此言萬世用又

敵王所愾之定法順之則吉持之則凶



曰古者成役兩暮而還今年春莫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仲春至春莫遣次

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

東陽許氏曰防秋宋道戍之名。建安熊氏曰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提暴戾留屯以防之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烈反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興也柔始生而弱也三山李氏曰始造成時薇始生其後蕨長而柔又其後薇壯而剛以

見天時之變爾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問也○言戍久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眉山蘇氏曰內憂歸期之遠而外為飢渴之所用亦甚病矣然

戍事未已則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也慶源輔氏

曰此章言其在路之情故曰憂心烈烈載飢載渴凡人在道路時飢渴固有所不免故卒章言其歸路之情亦曰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言我行猶未至戍所則固無人可使歸問其室家之訊也戍者勤苦之情大既最切者有四一則有舍其室家之悲二則有不遑啓吾之勞三則有載飢載渴之苦四則有不得其家音信之憂故此詩於首兩章備道此四事以慰之○安成劉氏曰此章曰歸而心憂載飢復載渴其私情亦甚苦矣然我戍未定而靡使歸聘則公義以為重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之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叶六直反

興也剛既成而剛也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名之曰陽月也程子曰疑於無陽故謂陽月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蓋陰陽之氣有



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窮者。○問十月何以爲陽月。朱子曰：剝盡而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桓然便生乃自坤卦積來如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一日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以此見天地無休息。○孔氏曰：十月名爲陽。君子愛陽而惡陰也。四月秀萋。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也。有孔甚疚病也。來歸也。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長樂劉氏曰：言將帥與役者勇於報國而不敢顧其親也。○程子曰：歸期須歲之陽。王事不可監也。故蒞處不違。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慶源輔氏曰：憂心孔疚。切於仁也。我行不來安於義也。情與理並行不相悖也。○安成劉氏曰：此章後四句。旣風以義而報其情。又敘其情而風以義。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與也。爾華盛貌也。常常捷也。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

也。孔氏曰：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得稱路者。左傳鄭子橋叔孫豹王賜之大路。是鄉車得稱路也。

業業壯也。捷勝也。○彼爾然而盛者。常捷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矣。○程子曰：四章五章源輔氏曰：旣言其情。又言其義。則體之者切而風之者深矣。夫所謂風之者。亦非是當時之人。初無此意。而上之人持爲此以風勵之也。此亦皆成卒之本情。但聖人能通其志耳。上之人能通其志。如是則下之人亦皆以心可知矣。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壯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賦也。騤騤強也。依猶乘也。腓猶庇也。程子曰：腓隨動也。



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問傳曰腓猶足也又引程

足動則隨而動也某按易咸傳曰腓足行則先動足

乃樂之非如腓之自動也易本義亦曰欲行則先動

由程子前說觀之則腓為隨足以動之物由後二說觀

之則腓為先足而動明矣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

若猶此詩之得也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為底若

施於此詩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類也朱子曰此

非大義所係今詳兩說誠不合當刪去然板本已定只

於補說中說破可也又百卉具腓又有定訓不知此字

竟是何義翼翼行列整治之狀象弭以象骨飾弓弣

也華谷嚴氏曰左傳云左執鞭弭曲禮云右手執蕭

也弣即受弦處以象齒飾之則弦之上下不至翻語

也魚獸名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

為弓韉弓衣也矢服也戒警棘急也○言戎車者將帥

之所依乘成役之所託倚長樂劉氏曰君子則依之以

進退也○華谷嚴氏曰遣將率成不

同歌是詩故以君子小人兼言之

器械精好如此程子曰器械

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倉皇不暇為計矣方且優游

暇豫作歌詩以道達其誠心此所以旌旗變色士卒生

氣也○安成劉氏曰此及上章皆託為軍士自言車馬

器械之盛備而於章末專以公義為言所以美之所以

風之也○慶源輔氏曰戎車既為君子之所依乘又為

小人之所託倚而其行列之整治器械之精好又如此

則豈可不日相與警戒乎君子所依小人所附則見上

下一心三軍同力豈不日戒儆孔棘則又見

其備豫不虞不以我之強盛而忽彼之可防也

○昔我往矣揚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反行

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希反

賦也揚柳蒲柳也霏霏雪甚貌遲遲長遠也○此章又



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

嚴氏曰揚柳依依即首章來薇之時雨雪霏霏即首章歲亦莫止首尾申言亦丁寧以安其心也○程子曰春

也○慶源輔氏曰昔我往矣揚柳依依則始去之時二月也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則來年得歸之極也莫知

之長遠身之飢渴是亦勞苦之甚而傷悲之極也莫知我哀此句尤切夫上之人既已述其情之如此則其知

之可謂盡矣而猶曰莫知我哀可見其體志之心無有窮極也且於其遣戍之初而遽言程子曰此皆極道其

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

能勵矣新安胡氏曰王氏云人情所患莫切於行役之

幾於不得其所而無所告訴今歌詩遣之述其勤苦則人不知其哀而上知之此君子能盡人之情故入忘其

死也○三山李氏曰遺之謂莫知我哀則知之者深矣○安成劉氏曰此章預道其往及勞苦憂傷之甚又

專敘其情以為終也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後世則牛羊而已矣

采薇六章章八句

問首章言征夫之出蓋以獵豨不

二章則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三章則竭力致死而無還心蓋不復念家矣四章五章則惟勉於王

事而欲成戰伐之功也卒章則言事成之後極陳其勞苦憂傷之情也其序恐如此朱子曰雅者正

也乃王公大人所作皆有次序而文意不苟極可玩味風則成於婦人小子之口故但可觀其大略

耳○疊山謝氏曰采薇一時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體羣臣所謂本人情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

我出我車于彼枚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直矣召彼

僕夫謂之載力反矣王事多難乃旦維其棘矣



賦也牧郊外也爾雅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自從

也天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此勞還率帥之詩追言

其始受命出征之時出車於郊外而語其人曰我受命

於天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而

戒之曰王事多難是行也不可以緩矣廬陵歐陽氏曰

戎車出至于郊則稱天子之命使我奉將此處遂成其

僕夫以趨王事之急難○疊山謝氏曰此章有尊敬王

命之禮有憂勤王事之意有整暇勇決之才有奔走犯

難之忠○華谷嚴氏曰一章述其前時之忠敬以慰勞

之也○慶源輔氏曰前四句則所以承乎上者

嚴且重矣後四句則所以勸乎下者屬且敘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叶音高矣設此旄叶音兆矣建彼旄叶音毛矣彼

旄音餘旄斯胡不旆旆叶音蒲憂心悄悄僕夫况瘁似醉

賦也郊在牧內安成劉氏曰都城五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也蓋前軍已至

牧而後軍猶在郊也立山曰將言建旄設旆設陳也龜

蛇曰旄建立也旄注旄於旗干之首也鳥隼曰旄鳥隼

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周禮圖注曰考工

象鸞火畫朱雀與隼以示勇捷○沈氏曰朱雀莫知何

物但謂鳥而朱者然天文家朱鳥乃取象於鸞如鸞首

也位在北方故曰玄武身有鱗甲故曰武揚氏曰師行之

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為左右前後禮記曲禮曰前

左青龍而右白虎鄭氏云進退有度各司其局鄭氏曰

以此四獸為軍陳象天也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度謂度

與步數局則士無失伍離次矣旆旆飛揚之貌悄悄憂

貌况茲也或云當作况况上○言出車在郊建設旗幟



音藏彼旗幟者豈不旃旃而飛揚乎但將帥方以任大責

重為憂而僕夫亦為之恐懼而憔悴耳朱子曰胡不謂

旃旃乎但我自憂心悄悄而僕夫又况瘁乎言豈不言豈不

謀必深圖功必成不然輕佻卒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

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涕夫子之言行三軍亦

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疊山謝氏曰子行三軍必也臨

易心處之為將帥者憂心則悄悄為僕夫者情况則憔悴

懼則有持重謹畏之心此誠行軍法也華谷嚴氏曰二章述其前時之戒懼以慰勞之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郎鋪旂旒央央於良天

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靈夏等州

之地毛氏曰近玁狁之國也彭彭衆盛貌交龍為旂此所謂左青

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或曰上也

與懷山襄陵之襄同九華蔡氏曰襄駕出其上也言勝之也○東萊

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車馬衆盛旂

旒鮮明威靈氣焰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

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慶

輔氏曰言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而三軍之衆亦

方知其所以出師之意在於城朔方以拒玁狁矣理直

威名亦隨之顯赫雖未臨乎朔方而逆知玁狁之難於

是而可除矣有前章之戒懼然後有此章程子曰城朔

之奮揚所謂靜翁而動闢自然之理也



方而徽狝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

先也程子曰此章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城朔方之功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叶芳無反今我來思雨雪載塗于付

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孔氏曰雪落簡書戒命

也隣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遣

之詞也問二說朱子曰後說為長當以後說載前說

戒命不得謂之隣國也孔氏曰古者○此言其既歸

在塗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

也東萊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

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

歸而在道時也新安胡氏曰王云黍稷方華夏季時

昆夷在西是謂多難故下章序伐西戎之功○長樂劉

氏曰王事多難言徽狝雖衰而西戎又入也自北而西

不遑啓居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述其往來時久啓處

下遑之情且曰當此時非不思歸也畏此簡書而不敢

耳此尤可見其體恣之詳也○華谷嚴氏曰此章述南

仲北伐還師又承命西伐之事也○安成劉氏曰此章

後四句反覆言公義私情以勞之也

○嘒嘒草蟲趯趯反他歷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戶江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賦也此言將帥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

以為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然後心可降耳然此南



仲今何在平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既却獵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薄之為言聊也蓋不勞餘力矣慶源輔氏

曰是詩凡言我者皆是設為將帥之言唯我則降一  
句則又是設為將帥室家之言雖室家之人皆以為薄  
伐西戎不勞餘力則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可知也○  
安成劉氏曰此承上章述南仲北伐既還又成西伐之  
功又出而未得歸以見室家此  
亦述其室家之情以勞之也

○春日遲遲許貴齊反木萋萋七西倉庚喈喈音皆叶采芣反

祁祁反巨音執訊信音獲醜音薄言還旋音歸赫赫南仲獵狁于夷

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和也訊

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眾也夷平也○歐陽氏曰述

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

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鄭氏曰此詩亦伐西戎獨言平

獵狁者獵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華谷嚴氏曰獨言獵

○安成劉氏曰南仲始受命出師蓋以獵狁之難也此  
章述其凱還而以平獵狁為言所以美其事之終而功  
之大此則述其歸日  
之歡情以勞之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釋子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

源輔氏曰行師之道始出尚嚴肅既歸則尚和樂  
故出則有誓而歸曰凱旋凱樂也讀此詩前三章  
則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後  
謂之王者之師且曰獵狁于夷而已則固不貴乎  
略地屠城與尸  
喋血之事也

有反狄大計之杜有皖華板其實王事靡盬音繼嗣我日日月

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賦也。皖，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遑，暇也。○此勞還役之詩。故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於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有皖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出，乃以日繼日而無休息之期。至于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可以暇矣，曷為而不歸哉？  
慶源輔氏曰：日月陽止，亦謂來年十月將歸時也。述其室家之情，不直言其思之，而必曰王事靡盬，則雖其室家亦知義也。○安成劉氏曰：次年十月乃成畢之時，故采薇遺戍之際，預言歲亦陽止，以為歸期。此章之思望征夫者，示以日月或曰與也。  
董氏曰：因其所感而興耳。下章做此安成劉氏曰：詩二章而言也。

○有扶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亦未遑止。女

心悲止征夫歸止

賦也。萋萋，盛貌。春將莫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  
藍田呂氏曰：歲暮之期，既不至，將至春之暮，猶未歸也。○安成劉氏曰：成者之還，當以仲春至家，故此章於扶杜萋萋之時，而知征夫之可以歸也。○慶源輔氏曰：王事靡盬者，公義也。我心傷悲者，私情也。雖其室家亦情義並行而不相悖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叶滿。檀車，也。

○檀車，也。  
反善。四杜，瘡瘡。古轉反叶。征夫不遠。

賦也。檀，木堅宜為車。瘡瘡，敝貌。瘡瘡，罷音貌。○登山采杞，則春已暮而杞可食矣。蓋託以望其君子，而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也。  
慶源輔氏曰：雖託於登山采杞，以望其君子，然又念其以王事詒父



母之憂則非獨以室家之情而已也。○三山李氏曰：此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何以異於鴉羽？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然鴉羽下之人，自然擅車之堅而敵

矣。四牡之壯而罷矣，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華陽范氏曰：車輶，輶也。

馬瘡瘡若見其將至矣。○安成劉氏曰：把可采食而征夫猶未至，則春已暮而愈過期矣。故知其行必不遠矣。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

血叶上叶策叶偕叶里叶反叶止叶會叶言叶近叶紀叶反叶止叶征叶夫叶邇叶止叶

賦也。載，裝也。疲，病也。逝，往也。恤，憂也。偕，俱也。會，合也。○言征夫不裝

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甚病矣。况歸期已過而猶

不至，則使我多為憂恤，宜如何哉？毛氏曰：遠行不必知

之。○新安胡氏曰：王氏云：而多為恤，飢渴歟。疾病歟。死傷歟。是何期逝不至也。故且卜且策，廬

羅氏曰：灼龜曰卜，揲著曰筮。揲，實葉反。著，升脂反。相襲，俱作合言於繇。直，又反。

龜之辭也。而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矣。虞源

曰：征夫不遠，想料之辭也。征夫邇止，決定之辭也。歸期

近而思愈切者，人情也。期逝不至，然後憂傷孔疚焉。行

者過期而不至，則范氏曰：以下筮終之言，思之切而無

所不為也。

扶杜四章章七句。安成劉氏曰：前三章皆述其室家私情，而兼公義為言。卒章則又專

勞之以私情，大槩與四杜末章出車同本於公私情義以慰之也。

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

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人，不

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



衆心也。八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羨其功。杖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已之心爲入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三山李氏曰：其遣也，則預述其懷歸之事，其還歸也，又不忘其行役之勞。故三詩遣勞帥役之事，雖不同，而叙其往反終始之情，則一也。新安胡氏曰：王氏云：上之入能知其下中心委曲之情，而形於歌詠，則下悅之出車、杖杜是也。上之入不能知，而其下自陳其勞苦之狀，悲傷之情，則怨也。揚之水、鵲羽是也。慶源輔氏曰：鄭王范氏所發之意，皆得詩人之旨。但勞帥役體悉其情，無所不至，然略不及論功行賞之事者，何哉？蓋古者竭誠盡瘁，以勤王之事者，入臣之義也。君臣各行其事而已，下不以賞而望乎上，上不以賞而夸乎下。此君臣相與之至情也。豈後世所能及哉？○安成劉氏曰：集傳鄭氏王氏之說，總論未獲出車、杖杜也。范氏之說，兼論出車。

杖杜二詩也。○豐城朱氏曰：是詩四章，皆述其未至之思，而不言其已至之喜，蓋未歸之時，其思念之切如此，則既歸之時，其喜樂之深，有不言而喻者矣。先王之於戎，假其情而閱其勞，所以悅也。說以使其民忘其死，其是之謂乎。

南陔

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次當在此。廣源輔氏曰：已下三篇不綴於皇皇者，華之後，而附於此者，豈以笙詩六篇相文也。今正之說，見華黍。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九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為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

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華黍

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于

縣中廬陵李山曰諸侯軒縣縣中者北縣之南也鄉飲酒唯有磬故笙立于磬南奏南

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

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董氏

曰笙入者有聲而無詩也蓋詩有歌有聲見於詩者歌也而於樂者聲也以其用於鄉人邦國故當時人習其義是以因其事而識其聲知其義也然則亡其辭者乃本亡之非失亡也○須溪劉氏曰雅詩之入歌者今皆在入笙者獨不存疑兩陔六詩當時元只有聲如今之琴譜本無其詞也吾甚笑東晉補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亡之無謂

下必有譜焉如投壺曾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安

劉氏曰曾鼓薛鼓之節其譜見禮記投壺篇末蓋曾薛二國投壺燕射擊鼓之節也其圓者擊鼓其方者擊鼓其節不同亦皆有聲而無詞也

魚麗力反

子蠶音柳與

酒音柳與

魚音常

蘇音必叶

反

君子有酒旨且多



興也麗歷也罍以曲薄為筥而承梁之空孔音者也鰭揚

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

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押雅曰今黃鱗魚也性浮而善

骨正黃一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

吹沙灑氏曰鯿魚多種有極大者其皮如沙今人以為

長有君子指主人旨且多旨而又多也○此燕饗通用

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

意之勤以優賓也灑氏曰言酒則穀隨之言物則所該

指物之多矣旨矣有矣即前之所言酒之且多且旨且

意或曰賦也下二章放此朱子曰古人以魚為重故魚

○安成劉氏曰若作賦體則詩中

○魚麗于罍魚禮音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鯿魚禮音也又曰完音也新安胡氏曰嚴氏云毛

今黑鯿魚道家以為厭者也○押雅曰今玄鱧也諸魚

中唯此魚膽甘可食其首戴星夜則北嚮此詩鱧鯿之

○魚麗于罍鯿音君子有酒旨且有叶明

興也鯿音也本音即鯿魚也鯿音題○華谷嚴氏曰

毛以鯿釋鯿郭璞云各自一魚鯿今偃額白魚也只當

言似鮎耳○押雅曰鱧魚黃鮎魚青鱧魚玄鯿魚白鯿

○物其多矣維其嘉叶居矣



賦也

○物其旨矣維其叶舉矣

賦也

○物其有叶羽矣維其時叶上矣

賦也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

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慶源

日後三章乃重數前三章多旨有三字耳○定字陳氏曰王應之云後三章衍前三章之辭前三章多旨有皆以酒言而衍之之辭皆曰物以見物之與酒稱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

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

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下時之詩而

皆為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朱子曰魚麗諸篇

道主人意以饗賓如今宴飲致語之類亦有間叙賓客辭者漢書載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庸歸亦

此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

以上為文武詩嘉魚以下為成王詩其失甚矣

由庚

此亦笙詩說見魚麗

南有嘉魚之丞然罩罩張教竹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

樂五教歷

各二反



興也南謂江漢之間嘉魚鯉鱖才損鯽肌出於河南

之丙穴山陰陸氏曰嘉魚鯉鱖鱗肌肉羹食乳泉出於丙穴先儒謂穴在漢中河南縣北穴口向丙

故曰丙也烝然發語聲也置雀反助角也疏今楚雀也單以

竹為之或以荆故謂之楚管編細竹以罩魚者也重言罩罩非一之詞

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有嘉魚則必烝

然而罩罩之矣君子有酒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

樂矣此亦因所薦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安成劉氏

日詩言燕樂行綏既燕而又燕故知為道達主人樂賓之意

反○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行旦

興也汕爾雅作累並側交反也以薄汕魚也鄭氏曰擗今之擗

音行樂也

○南有樛居虬反木甘瓠音護累力追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

綏之

興也○東萊呂氏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

木下垂而美實累之固結而不可解也愚謂此興之取

義者似比而實興也

○翩翩者雛之誰反烝然來叶六直反思君子有酒嘉賓式

燕又叶夷昔反思

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慶源輔氏曰詩中興體固

有此兩樣但此二章相比



故於此也發之也思語辭也又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加而

無已也孔氏曰思皆為語辭嘉賓既來用此酒或曰又與之燕又燕也煩與之燕言親之甚也

思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朱子曰來思之思語辭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以見其至誠

有加以無已也凡思字為語助者上字協韻為思慮之思者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末句思字協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說見魚麗

崇丘

說見魚麗

南山有臺叶田北山有萊叶陵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興也臺夫皆須即菰草也本單曰其實菰草名葉香可

食者也陸氏曰苑川人飛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饗

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矣樂

只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所以

道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安成劉氏曰詩中所謂德

音所謂民之父母邦家之基與光皆所以美其德也所

謂壽考者皆所以祝其壽也通前魚麗嘉魚兩篇皆一

時樂工所歌彼為優賓樂賓則此詩所以美之祝之者

為尊賓也或疑賓客不足以當萬壽之語愚謂此詩上

下通用之樂當時賓客有壽齒俱尊足當之者蓋古

人簡質如士冠禮祝辭亦云眉壽萬年又况古器物銘

所謂用薪萬壽用薪眉壽萬年無疆邦其眉壽萬年無

疆之類皆為自祝之辭則此詩以萬壽祝賓庸何傷乎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



壽無疆

興也慶源韓氏曰首章邦家之基義其可以為邦家之基本所謂治生乎君子賢者為國之棟幹也次章言邦家之光義其可以為邦家之顯榮所謂儒者在朝則義政在位則義俗也既足以為邦家之基季與顯榮故因祝其壽之無期限而無疆界者也

○南山有栢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叶蒲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興也栢樹如栢一名狗骨陸氏曰栢山木而滑其子為木蟲入藥○安成劉氏曰此章則專美其德也

○南山有栢音考叶北山有栢反女九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叶莫反

興也栢山栢樹音也遐何通眉壽秀眉也安成劉氏曰醫書以

肩毛過垂眼下垂為壽長古人稱高壽者曰眉壽其以此較此章又所以祝其壽而美其德也

○南山有栢俱而反北山有栢音庚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苟叶果

樂只君子保艾五蓋反爾後叶下反興也栢栢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直略反枝端大如指

長數寸音音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本草曰木蜜生南方枝葉皆可噉亦可煎食如飴其子一名栢担味如蜜以木作屋屋中酒則味薄担音矩○栢栢子曰栢栢子建陽謂之皆栢子俗謂之癩漢栢頭吾鄉呼為兼句栢味甘而解酒毒人家左右前後有此木則醞酒不成

鼠梓樹葉木理如楸亦名苦楸黃老人髮復黃也蒼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孔氏曰髮白而復黃面如凍梨之色保安芝養也



安汝劉氏曰此章又專祝其壽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後二章言遐不眉壽遐不黃耇與首章言遐不

末句相應萬壽無期萬壽無疆者願之之辭也德者是茂言不但不眉壽遐不黃耇者必之之辭也德者是茂言不為今日計而已而又願其安養其後世之子孫也人君得賢則基圖鞏固故曰邦家之基存光華故曰邦家之光愛利及民故曰民之父母燕及後世故曰爾後

說見魚麗

由儀

說見魚麗

蓼音彼蕭斯零露漙漙

息呂反

今既見君子我心寫

羽反今燕

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

雜谷服氏曰蕭香蒿也莢也牛尾蒿也

漙漙然蕭

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寫翰寫也燕謂飲譽善聲也

處安樂也蘇氏曰譽揆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亦通○

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

安成劉氏曰左傳晉卻至曰宴

以示慈惠蓋謂外歡于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愛恩惠也故歌此詩言蓼彼蕭斯則

零露漙漙矣既見君子則我心翰寫而無留恨矣是以

燕笑語而有譽處也其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歌之也

慶源輔氏曰諸侯來朝天子天子見之而得以翰寫其心而無所留恨相與燕飲語笑和悅則上下皆可以保其情下之於上也有所畏而不敢申其意則是上下不

子以



一交否之時也。揭端亂萌皆由於此。尚何能保。有其安樂於長久乎。

○夢彼蕭斯零露漙漙如羊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反壽考不忘

興也。漙漙露漙貌。龍寵也。為龍為光喜其德之詞也。爽

差也。其德不爽則壽考不忘矣。衰羨而祝頌之又因以

勸戒之也。廣雅曰：使天子以得見諸侯為寵。光則不爽。壽考不忘。言使其德常如此。而不至於有差爽焉。則當享壽考而永不忘矣。○安成劉氏曰：既衰羨其德之

之光寵而祝頌其壽考安寧。又於衰羨之中寓其勸戒之之意。若曰：德之不爽。然後壽考而不忘德之虧者壽也。

○夢彼蕭斯零露泥泥反既見君子孔燕堂弟宜兄宜

與也。泥泥露濡貌。孔甚豈樂弟易也。宜兄宜弟猶曰宜其家人。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

第待禮反令德壽豈開改反

其家人。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

音昂。羣公子。秦鍼音懼選之類。左傳宣公二年曰：初晉

子自是晉無公族。杜氏注云：詛盟。晉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又昭公元年曰：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秦。其

母曰弗去。懼選。哭卯。鍼適晉。注大后子。秦桓公子。故以景公母弟鍼也。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也。故以

宜兄宜弟。羨之亦所以警戒之也。壽豈壽而且樂也。

則又推言能以是樂易之德而宜其兄弟焉。則其令德

將既壽而且樂矣。○漢氏曰：其燕而情樂易。則知其宜

二句之意。而宜兄宜弟者。又即不爽

其德之本。而所以為教國入者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反既見君子反條徒彫華冲冲

反和鸞雖雖萬福攸同

與也濃濃厚貌條徒彫也華冲冲首也馬轡所祀之外有餘

而垂者也孔氏曰憚車皮冲冲垂貌和鸞皆鈴也在轂

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之飾也建安何氏曰京山

舌鸞金口金舌鸞在轡上近於馬和在轂上衛是車前

橫木駕馬者即軻也軻是車上橫板手所憑伏以致敬

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自然有節節

奏若車行速則不相應行遲則不響若雜然都響皆不

合節奏○押雅曰鸞雖曰和惟曰鸞○安成劉氏曰集

傳於駟鐵以馬乘車之鸞在衡則此傳鑣字恐當作衡

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而稱其鸞旂之美正此類也

安成劉氏曰采菽攸所同聚也

二章文意亦少

蓼蕭四章章六句慶源仲氏曰一章燕笑語今是以

諸侯皆然也下三章則專兼諸侯二

章三章則又因以勸戒而警教之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音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與也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也

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慶源仲氏曰燕禮宵則兩

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

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以申私燕之恩盡殷勤之

意○儀禮燕禮曰宵則燕子執燭於階上司宮執燭

於西階上向人執大燭於庭闈人為大○此亦天子燕

燭於門外燕禮無庭燎設大燭而已

諸侯之詩言湛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興厭厭夜飲不

醉則不歸蓋於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燕禮君曰無不



皆對曰諾  
敢不辭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與也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蓋路寢之屬也丘氏曰言在所尊者

之室○華谷嚴氏曰燕禮云膳宰考成也燕于路寢之

具官饌于寢東注云寢路寢也○中所以示親親之意載考謂成其禮既云成其禮則必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與也顯明允信也疊山謝氏曰顯者其心明白洞達允

君子指諸侯為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

德足以將之也東萊呂氏曰以德將之不至於亂中無

莫不令德言與燕之諸侯無不有是德也

○其桐其椅於宜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與也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慶源輔氏

儀言與燕之諸侯無不有是儀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杜氏曰朝而王

宴樂之於是賦湛露會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

後兩章言令德令儀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

矣問夢蕭湛露二詩朱子曰文義也只如此却要

日顯允明信也豈弟樂易也明信者固宜其有德

矣樂易者則恐其或略于威儀也樂易君子而威

儀無不令焉此其所以為成德也既醉則情或佚

焉在宗則儀可略矣然莫不令儀此其所以為成



禮也。不醉無歸，見其情之厚也。在宗載考見其情之親也。莫不令德，見其德之存乎中者善也。莫不令儀，見其儀之見於外者善也。厚而不親，則上之待下者猶未至也。德雖令而儀有關焉，則臣之持身猶不是也。豐城朱氏曰：此詩前兩章言厭厭衣袿，所以道其情之相親也。後兩章言令德令儀，又義其德將而無醉也。然則是詩也。其亦褒義之中，而寓規戒之意也歟。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四句

詩傳大全卷之九

詩傳大全卷之十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昭也。昭，言歲之我有嘉賓中心，既設一朝饗之。既設一朝饗之。既設一朝饗之。既設一朝饗之。

賦也。彤弓，朱弓也。赤，極弓色黑，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

為重耳，月禮無彤弓之名。夏官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投勞者，注往來體若一曰唐弓，大弓勞者勤勞王事也。

賓曰饗，孔氏曰饗者烹太牢以飲。此天子燕有功諸。

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



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  
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  
留顧惜之意也廣源精氏曰守之者不重則得之者亦  
而不速則其視之也亦玩而不以爲恩矣然其所以重  
所以誠所以速者非懼其得之輕感之妄視之玩也蓋  
吾之理後之視府藏爲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  
者漢哀帝建平四年上發武庫兵送侍中董賢及乳母  
王阿舍執金吾母將除奏武庫兵器天下公用今便  
併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  
用給其私門非所以示四方也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  
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  
戮者唐德宗興元元年加李懷光大尉賜鐵券懷光尋  
反馬燧取長春懷光繼死昭宗景福二年以王  
璠爲太師號尚父賜鐵券後王行瑜舉  
兵犯關李克用京郊州王行瑜伏誅則與中心貺之

者異矣屯膏廬陵羅氏曰易云屯  
其膏謂德澤不下也吝賞功臣解體至有

印刃玩平而不忍予者漢書韓信言項羽之爲人也見  
者印刃散忍不能予此  
婦人之仁也嘔吐于反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彤弓召兮受言載利反子之我有嘉賓中心喜叶去之鍾

鼓既設一朝右音又叶之

賦也載抗之也安成劉氏曰載彤弓於弓檠  
抗弓體使正言其藏之謹也喜樂也右

勸也尊也孔氏曰勸謂勸其功也  
右之也勸謂勸其功也  
古刀反叶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叶

之鍾鼓既設一朝古號反之

賦也葉韜好說壽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



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醕醕猶厚也勸也

山諾氏曰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一獻一酢報施足矣主人又酌賓謂之醕所以見其意之厚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其意下兩章只是詠歎以加重焉

耳囊重於載載重於戴好誠於喜喜誠於祝醕厚於右右尊於饗。盧陵曹氏曰始而藏器以待有功之人則不敢輕及其推誠以錫有功之人則不輕視之王者於賞功之物始而不知重其物則必有時則藏之也人雖得之亦不以爲恩矣故未有功之而無所惜王者賞功之大推當如是矣

春秋傳寧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

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音盧弓矢千以覺報寧

注曰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

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

侯賜已矢然後專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者

如四夷八邊臣子篡弒不容待報者其它則九伐

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

拜表輒行者異矣禮大司馬曰以九伐之法正

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社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晉穆帝永和七年拒温屢求北伐詔書不聽温拜表

菁菁子丁者莪五何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音洛且有儀五叶

反何



興也菁菁盛貌我羅蒿也

本草注曰一名我蒿莖葉如青蒿開淡紅紫花結角子長

二十許微彎。陸氏曰生澤田漸洳之處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指賓

客也○此亦燕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我則在彼中阿

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慶源輔氏曰既

喜樂而有禮儀夫見賢而樂禮或不足則愛心雖至而敬心不至矣樂且有儀則愛敬之心兩盡矣或曰

以菁菁者我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下章放此

○菁菁者我在彼中止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興也潛室陳氏曰此篇朱子舊以為北今改為興而下

文兼存此說矣但二章三章此字皆失改今悉正之中止止中也喜樂也

○菁菁我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者

興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孔氏曰漢食貨

貝公貝小貝不成貝為五也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其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錫我

百朋者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

○汎汎揚舟載汎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比也揚舟揚木為舟也載則也載汎載浮猶言載清載

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休者休

休然言安定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追言其未見之時

亦深長也

菁菁者我四章章四句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叶蒲反



猷孔熾

尺志反

我是用急

叶音

王子出征

以匡王國

叶干

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

禮氏曰詩言六月祖暑則為夏正可知須溪劉氏曰以為未

首而月數未嘗改也

棲棲猶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

車也

東萊呂氏曰鄭氏云戎車有五周禮車僕掌戎路廣車闕車革車輕車是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

橫陣之車闕車補闕之車革猶屏也對敵自隱蔽之車輕車馳敵致師之車也飭整也駉駉強

貌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韁

韁音韁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

白鳥也

周禮司服曰凡兵事韋弁服○廬陵李氏曰皮去毛熟治曰韋韎赤色也凡衣同冠色衣韎韁

則弁亦韎韁也皮弁服素裳猷即檢猷北狄也孔甚

熾盛匡正也○成康既沒周室寢衰八世而厲王胡暴

虐周人逐之出居于豳猷內侵逼近京邑

安成劉氏曰據詩之

至于涇陽而言也

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

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

疊山謝氏曰戎車曰既飭則車甲器械士

卒馬牛無一物不整齊矣四壯曰駉駉則無一馬不精強矣曰載是常服則無一衣一裳不經檢點矣同

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猷猷甚熾其

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國也

豐城朱氏

曰先王之法夷狄侵中國臣子背君父皆天下之大變諸侯有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猷猷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不以為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蓋以為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匡之為言正也夷狄橫則中國竟攘夷狄固始受命出征之詞也此述其

○此

毗志

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

叶音我



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叶獎

賦也比物齊其力也釋文曰此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

毛馬而頌之凡軍事物馬而頌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

其力言事尚文武事尚強也則法也服戎服也三十里

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既比其

物而日四驪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

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孔氏曰戎事尚強

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故曰駟驪彭彭又曰乘其四

駟田獵齊足而日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

取異毛耳駟駟是中駟驪是驂是也○廬陵彭氏曰陳

氏云以厲王大亂之餘而支獵統之患意其必倉卒不

暇為計而今也此物四驪閑之維則於是此月之中即

蓋其車馬之備器械之備非一日也

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

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安成劉氏曰

成戎服則應變速矣我服既成即日引道則從事敏

矣雖速雖敏而軍行止三十里則不失其常度矣王

命於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耳

○四牡循廣其大有顯王容薄伐獫狁以奏膚公有嚴有

翼共音武武之服叶蕭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叶于反

賦也脩長廣大也顯大貌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也

共與供同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疊山謝

茂者叛則伐之服則舍之不窮征遠討也為將必嚴不

嚴則軍心不齊為帥必敬不敬則軍事不整故曰有嚴

有翼○華陽范氏曰凡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共武

之服者如此則以定王國也○慶源輔氏曰兵陰事也

非傳大全卷十



用之當以嚴敬為主不嚴則不整不敬則不肅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此王國之所以定也定則不止於臣矣有車馬為之用則足以却蠻狁而成大功以嚴敬為之主則足以共武事而定王國吉甫之行師真足以繼南仲之軌迹矣宜宣王之中興也○豐城朱氏曰兵事不可以不嚴尤不可以不敬書曰欽承天子威命敬也又曰威克厥愛允濟嚴也嚴敬二字乃用師之要道夫惟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所以能定王國也

○獫狁匪茹如豫整居焦獲音獲侵鎬胡老及方至于涇陽

織音文鳥章白旆央央於良元戎十乘繩證以先啓行戶

賦也茹度整齊也焦獲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在獲郭

璞以為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耀州三原縣今高隸陝西西安府金

劉向以為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亦未詳其所在

也前漢書劉向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求及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顏氏曰鎬非豐鎬之方疑即朔方也安成劉氏曰南仲亦以獫狁之難

狁所侵者疑涇陽涇水之北孔氏曰水在豐鎬之西北

豐鎬在今陝西言其深入為寇也織幟字同鳥章鳥章

之章也東萊呂氏曰日月為常交龍為旂白旆繼旒者

也曹氏曰白帛也白旆以絳帛為旆央央鮮明貌元大

也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啓開行道也猶言發程也記

三王世家注曰韓嬰章句云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綬輪

為被甲衛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臨川王

氏曰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壘

山謝氏曰兵法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也元戎啓行

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言獫狁不自度量深入為寇



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  
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安成劉氏曰左傳云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因獵  
稅為冠而聲罪致討則直而壯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  
凶今討獵稅而旌旗鮮明選鋒銳進則律而臧矣此所  
以為宣王中興之師也歟○豐成朱氏曰獵稅惟不自  
度量故其大眾整齊既盤據於魚鼈之間其輕軍掩襲  
復時出入乎鎮方之地且遠及乎涇水之陽焉其深入  
為寇如此可謂熾矣於是建旗旄選鋒銳以攘之然謂  
之十乘則為馬四十四匹甲士三十人其為步卒亦不過  
七百二十人而止耳數非加多也而其辭意則獵稅  
之難也若不足平矣所以然者惟其辭直故其氣壯惟  
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盡善彼夷狄雖衆且盛又惡足  
以敵王者之師哉

○戎車既安叶於如輕反如軒反四牡既佶其乙既佶且  
閑叶胡薄伐玁狁至于大音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叶計

賦也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車從後視

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來子曰凡車之佶

壯健貌疊山謝氏曰戎車既安矣必曰如輕如軒制度

耐於馳驅矣則利於戰鬪也四牡既強矣必曰既佶且

縣即今太原府陽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

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前漢書嚴尤曰宣王時玁狁內

之秋之侵譬猶蟲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憲法也非

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為

法矣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其車之適調而安穩焉之

文武兼資德威並用進止有度縱舍有法可謂全才矣

詩傳大全卷十



紳介曹分為兩途。愚儒武夫各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  
必文武全才。可以為萬邦之法。則者也。安成劉氏曰  
此言吉甫之武。必先之以文。上言吉甫共武之服。必本  
於嚴翼之德。末言吉甫飲至。必及於孝友之友。文事武  
備。誠非兩途也。北伐可見其武。於高烝民詩可見其文。  
○盧陵曹氏曰。夫服遠之道。固在於兵威之盛。而尤在  
於德望之隆。持兵威之盛。而有窮黷之心。非所以為服  
達之道也。今吉甫之有文。以附衆。有武。以威敵。而萬邦  
皆以之為法焉。則所謂獵狁者。逐出至天原而已。亦  
何時乎窮追哉。使非有德。以服乎人心。則固無以威敵  
矣。雖窮師黷武。豈能有成功哉。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叶舉反。飲於馮  
御諸友。已反。魚。白交。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也。反。  
賦也。祉。福。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  
善。兄。弟。曰。友。○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福祉蓋以其

歸自鎬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進饌於朋友。漢氏曰。鼈。龜。屬。俗。呼。

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臨川王氏曰。忠也者。移孝。以為之者也。順也者。移友。

而為之者也。故言忠順之臣。必及孝友之友。慶源輔  
氏曰。吉甫以天子之將。有功而歸。相與宴者。固不一也。  
後篇謂方叔嘗與伐獫狁者。亦豈得而不與焉。而詩人  
乃獨舉夫孝友張仲之為賢。則又可見吉甫之文。而不  
專以武功為美矣。然此但為吉甫既歸而私自與朋友  
燕飲而已。非宣王燕之也。○豐城朱氏曰。宣王非吉甫  
無以成其功。吉甫非張仲無以成其德。詩人義吉甫之  
燕。而弁及乎張仲者。正以見宣王之中興。以有吉甫而  
吉甫之成功。以有張仲也。苟無孝友之人。朝夕講貫  
於其素則文武之德。何自成。而脩攘之功。何自立哉。  
六月六章章八句。藍田呂氏曰。上三章言自治之備。四章言獵狁來侵從而禦之。五章言洽戎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境不窮追也。六章言休兵飲至樂與孝友之臣同其燕樂則窮兵黷



武之意消矣又曰比伐之辜所以自治者常優暇而有餘所治於彼者常簡略而不盡○疊山謝氏曰一章曰戎車既飭四牡駉駉二章曰比物四驥三章曰四牡脩廣五章曰戎車既安四牡既信西

薄言采芑起音于彼新田于此蓄側其畝叶每方叔涖音止

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詩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

路車有奭許力反簟茀音弗魚服叶蒲反鉤膺鞶音條革叶說反

與也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為茹即今苦蕒音買菜宜馬食軍行采之入馬皆可

食也田一歲曰蓄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韻會曰田一

也四歲則曰田矣○孔氏曰蓄者天也始火殺其草木

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翁和也田舒緩也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災是也方叔軍王鄉士受命為將者也涖臨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

在後凡百人也安成劉氏曰兵車職聞之車駕馬所謂

也兵車一乘則士卒共七十五人重車一乘則將之者二十五人其中收家子十人固守衣甲五人廐養五人

五人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朱子曰孔

起卿遂之兵王氏謂會諸侯之師此皆以辭善意之過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耳師衆于杆也

試肄習也言衆且練也率總率之也翼翼順序貌路車

戎路也奭赤貌眉山蘇氏曰路車金路也金路赤飾

而為奭故孔氏曰瞻彼洛矣韎韐有奭彼茅蒐染

知赤貌也簟茀以方文竹簟為車蔽也鉤膺馬婁領有

而為奭故知赤貌也



鈎而在膺有樊

與鞞同

有纓也樊馬

大帶纓鞅

央上也

也

日五路惟金路有鈎以金為之馬領之飾也在馬膺之飾唯唯樊纓故引樊纓以解膺方叔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陣所乘○鄭氏曰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屬音計織毛為之

主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

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蓄畝矣方

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

以見軍容之盛也朱子曰南征荆蠻想不甚費力不費已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

旒央央方叔率止約軔反錯衡音衡八鸞瑒瑒音瑒服

其命服

朱音非

斯煌有瑒

音衡

與也中鄉民居其田尤治約束軔轂也以皮纏束兵車

之轂而朱之也錯文也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

馬故八也瑒瑒聲也盧陵彭氏曰荀子云錯衡以養目

以為耳目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朱芾黃朱之芾也孔

日諸侯皇猶煌煌也瑒玉聲葱蒼色如葱者也珩佩首

橫王也禮三命赤芾葱珩孔氏曰三命至九命皆葱珩

日芾佩非軍服全路非戎車和鸞非戎馬所以乘者方叔克壯其猶如吳起將戰不帶鈎諸葛武侯不親戎服羊祜輕裘而盛暑威名杜預身不跨馬自能制勝故詩人詠其車服之盛而已○盧陵彭氏曰此與上章言方叔帥兵之時其精神氣焰見於旌旗車馬佩服之間有以聳人觀聽其勝敵也必矣○慶源輔氏曰首章其車



三千師干之試試云者其車馬之衆盛與師衆之所以行  
禦夫敵者又鍊習也二章其車三千旂旒央央云者則  
言其車馬之衆盛旗幟之鮮明也先言旆止而後言率  
止者始則臨之終則率之以行也首章乘其四騏以下  
言方叔所乘之戎監其飾甚備二章約軹錯衡以下又  
言車馬之盛命服之羨所以見天子付託之重錫命之  
蕃而方叔之威儀整暇如此可以見其有成也  
其與後世以一勇之夫爲民之司命者異矣

○飲惟必反彼飛隼息允反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

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人伐鼓陳師鞠居六反旅

顯允方叔伐鼓淵淵中反振旅闐闐徒顛反叶

興也隼鷓屬急疾之鳥也押雅曰一戾至爰於也鉦鏡

也錫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入而言

鉦人伐鼓互文也孔氏曰說文去鉦鏡也似鈴又云錫

鐘鏡似鈴有大小之異耳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  
陣獨然此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轅氏  
曰周禮云鼓人以金錫節鼓以金鏡止鼓即無鉦  
各則錫鏡通謂之鉦而節止實用於鼓故詩云然鞠告  
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  
而誓告之也陳師鞠旅亦互文耳淵淵鼓聲平和不暴  
怒也謂戰時進士衆也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  
以入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孔氏曰治  
也振旅反尊卑也出則幼賤在前貴  
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  
闐闐亦鼓聲也或  
曰盛貌鄭氏曰戰止又伐鼓闐闐然程子曰振旅亦以  
鼓行金止○言隼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師衆之  
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程子曰隼之急疾亦集  
於所止興兵雖強用之



有節而不過也。○慶源輔氏曰：上二章但言其車馬服飾之盛，義而已。故此章又以鳥之急疾，與其猛鷲，又以戰而誓衆，有法既戰而鼓聲不暴，戰罷振旅而入，則又先齊一而無先後也。

○蠢，尺允。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方叔率

止，執訊，信獲醜。由反，戎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雷，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賦也。蠢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荆，荆州之蠻也。大邦猶言中國也。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

安成劉氏曰：方叔以元老而率師，則師卦所謂丈人所謂長子者也。嘽嘽，衆也。焯焯，盛也。霆，疾雷也。爾，唯注曰：電雷之也。急疾者，謂霹靂。

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

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新安胡氏曰：王氏云：此章義其成功，言以宿將董大

衆，荆人自服，不待戰而服也。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水嘉陳氏曰：北伐南征之詩，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采芑之辭。

緩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豐城朱氏曰：北伐之詩，是言行軍之法，南征之詩，是紀行軍之實，不言其法，則無以見軍制之復，不紀其實，則無以見民數之復，欲知軍王之復古，觀此二詩而可見矣。夫豈曰考云乎哉。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賦也。攻，堅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

孔氏曰：齊其戎事，齊力尚強也。

孔氏曰：齊其馬力。田獵齊是尚疾也。

孔氏曰：足龐龐，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周公相成王，營洛邑。



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于軍王內脩  
 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  
 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  
 日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軍王之田乃是因此  
 見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  
 所謂田者異乎尋常之田矣首章汎言將往東都也  
 以齊同為盛首章既言其攻與同矣故二章但言其善  
 其盛也豐城朱氏曰車攻馬同泛言其軍實之盛也  
 四牡麗麗則自君子所乘者言之也軍政脩治於閑暇  
 之時而四牡充實於啓行之日則可以駕言而徂東矣  
 ○田車既好叶許厚反四牡孔阜有東有甫草叶此駕言行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甫草甫田也後

狩九叶反

為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  
 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安成劉氏曰宣王  
 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其子武公當平王時徙封于  
 東都然後圃田為鄭地○開封府中牟縣今隸河南  
 此章指言將往狩于圃田也  
 ○之子于苗叶音毛選徒音選建旒音旒設旆音旆搏音搏獸于敖  
 賦也之子有司也朱子曰不敢斥王苗狩獵之通名也  
 選數也音選選徒者其聲音選選則車徒之  
 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敖  
 近滎陽地名也東萊呂氏曰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部  
 之閒士季設七覆於敖前則敖山下  
 平曠可以屯兵騎營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此地也○此章言至東都而選徒



以獵也。孔氏曰言選車徒備器械搏取禽獸于穀地也。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為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慶源輔氏曰選徒置器言其眾且肅也。既選其車徒矣則建設其旗旄馬見其序且整也。方選徒以獵而遽曰搏擊于穀言其士眾之勇而氣大事小也。

○駕被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鳥會同有繹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臨川王氏曰人君宜赤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滋其臣庶則赤芾君道也。故才叔服其命服則赤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故此會同見赤芾也。

金鳥赤鳥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鄭氏曰金鳥黃朱色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氏曰時見言無常期殷象也。繹陳列聯屬之貌也。

○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盧陵曹氏曰此章言諸侯來朝

會於東都車馬盛而服飾嚴會同絡繹不絕此可見人心之齊也。及其人心之未合則諸侯或不至安能聯屬如此之盛乎。東都洛邑本諸侯朝覲之地而夷厲以來此禮久廢。宣王中興復古再見斯會詩人所以美之也。

○決拾既飲音次與弓矢既調讀如同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賦也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華谷嚴氏曰決

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疊山謝氏曰弓既上弦必審視

夫蓋諸侯來會者孔氏曰射夫即諸侯以同協也柴說



女作孽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四黃既駕兩駮不猗於不矢其馳叶徒舍捨矢如

破過寄普二反

賦也。猗，偏倚不正也。馳，驅之法也。安成劉氏曰：五御

五日逐禽左，即御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不善射

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

而射者舍矣。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慶源輔氏曰：首章

矣。而此又曰：四黃與六月此物四驪同義。可見其馬之

有餘矣。○臨川王氏曰：向曰：四牡既言力之強，今曰：四

黃又言色之純也。兩駮不猗，御能正其馬也。不失其馳

車行節而法也。舍矢如破，矢行巧而力也。○鄭氏曰：射

者之工，矢發見中如推碎物也。○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蕭文不盈

賦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孔氏曰：軍旅齊肅，唯聞蕭

旆旌之狀，無有誼譁者。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

之驚，漢景帝三年，周亞夫引兵擊具楚，深壁而守，夜軍

復不驚，言比至也。卒，事也。終事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

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

獻，踐剪毛不獻。孔氏曰：面傷謂當面射之，剪毛謂在不

成禽不獻。孔氏曰：惡小擇，取三等，自左，騶而射之，達于

右，騶為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釋文曰：騶，音後，解前



心死疾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孔氏曰亦自左射  
鮮潔也遠心死稍遲射左髀補爾反達于右髀音香為下殺以充  
君庖孔氏曰髀股外骨水賺音賺也右髀右每禽取三  
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  
之禮記射義注曰澤宮名所以擇士也士謂諸侯朝者  
諸臣及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宮已乃射於射宮課  
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子曰饒雖多而無餘者  
均及於眾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  
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亦通鄭氏曰反其○此章言其終  
事嚴而領禽均也慶源輔氏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  
其整暇無始終之異也徒御不驚見

其卒事而不驚擾也大庖不盈見其循禮守法而不後  
欲以取也夫力足以多取而不盡用焉此所以為王者  
之事也

○之子子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信

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慶源輔氏曰聞師之獵而

之嚴肅大凡行軍用師要領如此方可不然皆苟道也

章末二句乃美宣王也大成言其事之有始有終也○

廬陵彭氏曰宣王治兵之法其見於○此章終叙其事

之始終而深美之也安城劉氏曰楚辭集注云凡作篇

詩言田事以上七章既序其始終以成篇矣此章又言

其始事之整肅終事之有成以深美之亦猶楚辭之有

亂辭也車牽公劉卒章皆然○豐城朱氏曰存於中而

有興衰撥亂之志施於外而有內脩外攘之事如此得

詩言田事以上七章既序其始終以成篇矣此章又言

其始事之整肅終事之有成以深美之亦猶楚辭之有



不謂之君子乎。靜治於往時之初，嚴肅於旋歸之際。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此王道之所以為大，而詩人所以贊美之也。

### 車攻八章章四句

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安成劉氏

章通言其田獵射御七章八句通言其始終整齊而且音韻各相諧叶故疑其當以八句成章以此推之則合首章二章八句通言車馬盛備將往東都圃田之地合三章四章八句通言天子諸侯來會東都之事統為四章章八句也。

吉日維戊叶莫既禱叶丁田車既好叶許四牡孔阜

反符有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賦也。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晉氏文

四星亦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孔氏曰伯者長也。馬之祖始是長也。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天駟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醜衆也。謂禽獸之羣衆也。○此亦宣王之詩。

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祭在春將用馬力則又備禮禱之。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可歷險而後禽

也。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叶滿既戰之所同音慶鹿麋麋

溱沮反七徐後天子之所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記曲禮注曰出郊為外事差擇齊

其是也。猶車攻言我馬既同也。同聚也。鹿牝曰麋麋麋

衆多也。溱沮水名在兩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



自延章流入郟音坊至同州入河也三山李氏曰書疏云涑沮在涇水之

東一名洛水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謂洛非河南之洛也○安成劉氏曰此言涑沮之徑猶車攻言南草穀地彼則狩于東都此則狩于西都也○戊辰之日既禱矣越三日庚午遂

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麇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涑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田獵之所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叶羽反德儻表馬反俟俟叶于反或羣或友叶羽反悉率左右叶羽反以燕天子叶將反

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趣則德儻行則俟俟獸三日羣二曰友燕樂也○言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安成劉氏曰此言率左右以樂天子

循車攻之射夫同而助舉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子洽戶反發彼小豝音殪於計此大豝徐履反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賦也發發矢也豝牝曰豝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也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孔氏曰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射者之善猶車攻言舍矢如破也御進也醴酒名周官五齊去二曰醴

齊注曰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五齊周禮酒正體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沉齊注醴猶體也此齊熟時上下一體汁滓相將故名○言射而

獲禽以為俎實進於賓客而酌醴也禮山謝氏曰田而得禽天子不以自奉故大庖不盈命有司以進賓客且以酌醴燕諸侯及羣臣也先王體羣臣懷諸侯常有恩惠其用心公溥而



均齊常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安城劉氏曰此言進禽於賓客亦猶車攻言大危不盈之意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一章言祭禘馬祖以

以爲田獵之所也三章言相與悉力以其田獵之事爲天子之樂也四章言既獵而以其所得之獸

供俎實使天子得與賓客燕飲也

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爲復古者何也蓋蒐

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

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

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慶源輔氏曰東萊之說固善而朱子又改動數字尤切王賦謂車馬之出軍實謂軍器之數師律謂進退之度上下之情諸侯及左右之人相率以共其事而天子又與之燕飲以爲樂也綜理之周祭

持必講獵地必擇車馬有備射御有法終事嚴整

頌禽之均酌醴之尊無一不至也○安成劉氏曰

狩之事所以復文武功業者固不止於二詩所言蒐

可見王賦之盛也旌旄車柳之備決拾弓矢之精

可見軍實之盛也選徒則器器徒御則不驚行者

有聞而無聲又可見師律之嚴也會同有繹而助

我舉掌悉率左右而以燕天子又可見其上下之

情也將用馬力而既既既禱禱領禽之均而大庖不

盈又見其綜理之周密蓋一事之間而五美具焉

即此推之則其餘可知矣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其具勞于野與反爰及

矜棘水人哀此鰥寡叶果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孔氏曰俱是水鳥肅肅羽聲也之

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痛苦也矜憐也老而無



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  
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臨川王氏曰勞者勞之來者  
者安之散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叙其始而言曰鴻

鴈于飛則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眉山

曰人民離散譬如鴻鴈之飛四方無所且其劬勞者皆

不往徒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鰥寡可哀憐之人也。慶源輔氏曰爰及於人哀此鰥寡

而就其中又推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

篇故此。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叶徒反之子于垣。○音百堵。○反古皆作

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叶達反

興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孔氏曰板廣二

堵之皆長究終也。○流民自言鴻鴈集于中澤以興已

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宅也。

○鴻鴈于飛哀鳴嗃嗃。五刀反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

人謂我宣驕。音

比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哲知宣示也。

知者聞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

也。韓詩云勞者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謔不知我者

謂我士也。驕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為驕

也。慶源輔氏曰蓋非明知者真能體卹我前日之情則

亦焉能知其病苦之實哉若但見其今日之安定則



必以我之此歌為  
問暇而宣驕矣

鴻鴈三章章六句

豐城朱氏曰惠鮮鰥寡文王之  
興也夫鰥寡孤獨乃天民之窮而無告者聖人一  
視同仁雖無一物而不在此所愛而其養政施仁則  
必自鰥寡孤獨始誠使鰥寡孤獨各得其所以則  
下之民無不被其澤者矣宣王之勞未還定安集  
其有得於文王之冢法也歟劬勞于野自其始之  
流散而言也百堵皆作自其中之還歸而言也其  
完安宅自其終之安定而言也此詩不作於流離  
之時而作於安定之日蓋痛定思痛者是以  
知者以為勞苦而不知者則反以為宣驕也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音羊鸞聲將將

賦也其語辭央中也渤海胡氏曰說文云央中央也廣  
中央亦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毀以物百枚并

中央亦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毀以物百枚并

而東之設於門內也孔氏曰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光  
內曰庭燎郊特牲注曰庭燎之差公五十侯伯子男皆  
三十是天子用百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  
竹灌以脂膏也君子諸侯也將將鸞鑣聲○王將起視朝不安

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哉夜雖未央而庭燎光  
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音又庭燎晰晰音世反君子至止

鸞聲呼會

賦也艾盡也晰晰小眇也臨川王氏曰噦噦近而聞其

徐行聲有節也再問恐亦如齊風鷄鳴之例也

○夜如何其夜鄉許亮晨庭燎有輝許云君子至止言觀



其旂叶渠斤反

賦也。鄉晨近曉也。渤海胡氏曰：從夜未中至未盡，從未盡至鄉明也。輝，火氣也。

天欲明而見其火光相雜也。朱子曰：此是吳才老之說，說此一字有功。既至

而觀其旂則辨色矣。鄭氏曰：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

庭燎三章章五句。安成劉氏曰：列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宣王

感悟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起卒成中興之名，以此証之。或果宣王詩也。

汙綿善彼流水朝直遙宗于海叶虎歛惟必彼飛隼息允

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女。叶羽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叶端

興也。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孔氏曰：朝

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九峯蔡氏曰：水勢橫越於海，猶諸侯朝宗于王也。○此憂亂

之詩。言流水猶朝宗于海，飛隼猶或有所止，而我之兄

弟諸友乃無肯念亂者，誰獨無父母乎。亂則憂成及之

是豈可以不念哉。疊山謝氏曰：一身之遇亂，不是惜父

身謀獨不為父母謀乎。為父母謀則當念亂，則必思所以拯亂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歛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

蹟井亦載起叶戶載行反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興也。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載起載行言憂念

之深不遑寧處也。弭止也。水盛隼揚以興憂亂之不能

忘也。慶源輔氏曰：不循道理則危亂之由也。載起載行則憂思之深也。



○歛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興也率循訛偽懲止也○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

讒言何自而興乎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已也慶源輔氏曰衰亂之

世訛言繁興使人無所適從而卒歸於危亡禍敗此所以嘆其寧莫之懲也我友敬矣讒言其興此必有所指

而言其興則是無自而興也先生所謂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已者深得其意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此自脩

也之事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定宇陳氏曰始念亂而憂及父母終

憂讒而敬以反身憂念之中不忘孝敬詩人忠厚之意也

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音于野與反魚潛在淵或在于渚音渚

彼之園爰有樹檀音檀徒反其下維樾音樾託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二落反

比也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黑其鳴高

亮聞八九里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至九喻深

遠也釋文曰韓詩云九臯九折之澤樾落也藍田呂氏曰

錯礪石也○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

諷之辭也慶源輔氏曰然不正言其事而必比物而為

於文詞不以正諫而托物以諫也蓋鶴鳴于九臯而聲聞于野言誠之



不可揜也慶源輔氏曰所以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

理之無定在也慶源輔氏曰所以園有樹檀而其下維

擇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為錯言憎當知

其善也慶源輔氏曰所以風王之明善也所以

則由大以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

其庶幾乎盧陵曹氏曰天下之理散於萬事若能反於

者也鶴鳴所以喻誠身魚潛所以喻明理檀擇石錯又

所以正人心好惡之偏因物而推皆可以反求諸身者

也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叶鐵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叶一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此也穀一名楮惡木也孔氏曰陸氏云幽州人謂之穀

之楮棧中宋時穀桑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攻錯

也○程子曰王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麓厲天下

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

之為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

後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

焉吾聞諸邵子云朱子曰邵子云有才之正者有才之

不正者他山之石其小人之才乎○

疊山謝氏曰邪類與善類非同氣猶玉石不同山石而

攻玉猶小人誇君子之無德所以傲君子而進於德欺

君子之無才所以傲君子而勉為全才也

鶴鳴十章章九句朱子曰鶴鳴做得巧舍蓄意思全

不叢露○三山李氏曰二章殊無

寺傳大全卷十



一白露已意其詩最為難曉。○豐城朱氏曰：知掩之不可掩，則知念慮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知而肺肝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之功也。知形迹之無定在，則知事有精粗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而無大，小所以不可無明善之功也。知愛當憎，當知其善則知親愛，惡之不可以愛，當知其情之不可以自恣，所以於應接之間，尤不可去其私欲之蔽也。能是數者，則知行並進而明不難矣。此所以為陳善納諫之辭也。歟。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疑脫兩句當為二百六十一句



詩傳大全卷之十



